

日本における日中言語対照分析の報告——生成文法の視点から——

日本の日汉语言对比分析报告  
——从生成语法的视角——

日本における日中言語対照分析の報告  
——生成文法の視点から——

The Contemporary Report on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in Japan  
-----From the Viewpoint of Generative Grammar-----

日本 大东文化大学 外国語学部 中国語学科 山口直人

目次

まえがき	・・・123
第一讲：生成语法理论简介————“树形图”的作用	・・・124
第二讲：否定句带副词性成分时的日汉语言对比分析——语言的“结构层次”	・・・127
0. 前言	・・・127
1. 日汉两语中否定词和副词性成分的辖域	・・・128
2. 副词性成分和表示可能的能愿动词共现时的辖域	・・・130
3. 日语否定词带副词性成分时产生歧义的原因	・・・133
3-1 靠句法手段避免歧义的方法——“对比化”	・・・134
3-2 靠语音手段避免歧义的方法——“焦点化”	・・・135
4. 结语	・・・137
第三讲：日汉语言对比分析的意义——看不见的“移位”	・・・140
0. 前言	・・・140
1. 动词的不同性质在汉语疑问句里所导致的不同效果	・・・140
2. 望月1980的解释——“述实谓语”与“非述实谓语”	・・・140
3. 黄正德1982的分析——生成语法的看法	・・・141
4. 有关日语的情况	・・・147
5. 结语	・・・151
第四讲：“游离数量词”的日汉语言对比分析——“移位”“语迹”“非宾格假设”	・・・153
0. 前言	・・・153
1. 日汉两语游离数量词现象的初步比较	・・・154
2. 有关日语游离数量词现象的几个问题	・・・155
3. Miyagawa1989的分析	・・・156
3-1 相互c统制制约	・・・156
3-2 非宾格假设	・・・159
4. 日汉两语的“游离数量词”现象	・・・162
4-1 非作格动词	・・・163
4-2 及物动词	・・・163
4-2-1 数量词从及物动词主语的游离	・・・163
4-2-2 数量词从及物动词宾语的游离	・・・164
4-2-2-1 数量词从直接宾语的游离	・・・164

4-2-2-2 数量词从间接宾语的游离	・・・165
4-3 非宾格动词	・・・167
4-4 数量词从介词短语的游离	・・・169
5. 结语	・・・169
2014. 12. 24 讲演结束后的问答	・・・172
2014. 12. 26 讲演结束后的问答	・・・175
索引	・・・176





まえがき

筆者は 2014 年度の国際交流センターによる「協定に基づく短期海外研究員」として中国広州中山大学に赴き、2014 年 12 月 22 日から 2015 年 1 月 5 日まで滞在し、2 回の「短期集中講座」を行った。本書はその際に広州中山大学外国語学院日本語学科にて行った講演「日本における日中言語対照分析の報告——生成文法の視点から——」の原稿に基づいて執筆したものである。

本書の内容は生成文法の枠組みで日本語と中国語の対照分析を行ったものであるが、本書の目的は、生成文法の重要な理論的道具である「樹形図」から見出せる文の階層構造という観点に基づくだけで、日中両言語の対照分析に対して一定の有効な考察のヒントが見出せることを示すことにある。本書では以下の 3 点について考察した。

- ①日本語では違いが明確に現れないが中国語では違いが明確に現れる現象としての「副詞的修飾語と否定詞のスコープの違いとそれに伴う語順」の問題。
- ②逆に日本語では違いが明確に現れるが中国語では違いが明確に現れない現象としての「疑問代名詞の疑問の範囲」の問題。
- ③日本語・中国語ともに同じ（正確には「類似」の）現象としての「遊離数量詞」の問題。

この 3 つの問題は、これまで筆者が独立した文法現象として興味を持って取り組んできたもので、研究の時系列的な順番から言えば、③→①→②の順番で研究してきた。今回、「文の階層構造という観点」からこの 3 つの問題を改めて見直してみると、思いがけず自然な形でこの 3 つの問題を融合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とが分かった。その際、記述の順番としては①→②→③の順番で述べたほうが理解しやすいので、最初に生成文法の樹形図の簡単な説明を加えた上でそれを第一講とし、以下、①を第二講、②を第三講、③を第四講として新たに稿を起こした。つまり、従来①②③は筆者の独立した論文として存在していたが、今回生成文法の視点から文の階層構造に基づいて日本語と中国語を対照分析した際に、それらをより大きな枠組みの中に落としこむことによって、日本で行われている生成文法の視点から見た日中対照分析の一つの報告としてまとめることができた。

今回の講演は日本語学科の 3 年生と大学院生が対象なので、抽象度の高い「極小理論」ではなく、より具体的に理解しやすい「GB 理論」の理論的枠組みを採用して講演原稿を作成した。2 回の講演それぞれに、質疑応答の時間が設けられたが、本書の巻末にその質疑応答を掲載した。ご参加いただいた院生、教員の方々には心より感謝申し上げたい。

また、原稿の中国語ネイティブ・チェックについては、大東文化大学大学院中国言語文化専攻博士後期課程の大学院生である李鵬氏の協力を得た。氏には字句の修正以外にも樹形図の記述等で有益なアドバイスを得た。ここに記して感謝の意を表したい。

2015 年 9 月 18 日

大東文化大学 外国語学部 中国語学科 山口 直人

## 第一讲：生成语法理论简介——“树形图”的作用

这次我有幸来到贵校讲演，其题目是〈日本的日汉语言对比分析报告〉。它还有个副题叫〈从生成语法的视角〉。看这个题目，听众就可以知道我这次要讲的内容。我这次是采取生成语法的理论框架对日汉语言做对比分析的。不过，估计今天的听众对生成语法不一定很熟悉。当然，“生成语法”这个词很有名，大家肯定都听说过，而且可能还知道生成语法是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所创建的。但是，我估计很有可能大家都没有仔细学过生成语法，所以这次用的理论框架是生成语法最基本的概念，也可以说今天我用的生成语法是一种“简化”的生成语法，没有专门学过生成语法的人也容易听明白的。

很多人承认生成语法是语言学上的一大革命，如果语言学也有诺贝尔奖的话，乔姆斯基无疑是“诺贝尔语言学奖”的得主。自1957年生成语法诞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创始人乔姆斯基本人已经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虽然生成语法在语言理论的发展上所起到的作用非常大，但是愿意学生成语法的人到现在好像不是很多。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生成语法并不是一门易懂的语言理论，而且它诞生以后经过了多次理论变迁，给人一种很不稳定的印象。笼统地说，生成语法从诞生到现在经过两次比较大的理论变迁，即是说生成语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 ①第一阶段(60~70年代)：标准理论(ST)

生成语法的第一阶段是“标准理论”(Standard Theory: ST)，其代表著作是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句法理论若干问题》

### ②第二个阶段(80年代)：管辖与约束理论(GB)

生成语法的第二阶段是“管辖与约束理论”(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 GB)，其代表著作是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支配与约束讲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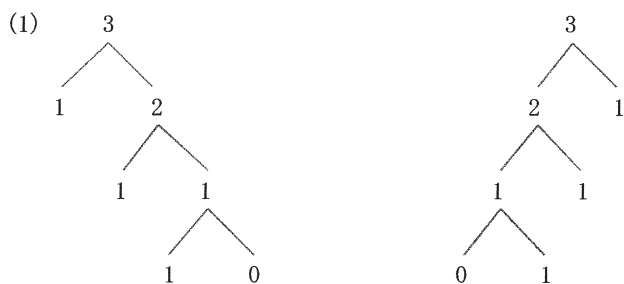
### ③第三个阶段(90年代以后)：最简方案(MP)

生成语法的第三阶段是“最简方案”(Minimalist Program: MP)，其代表著作是 *The Minimalist Program* 《最简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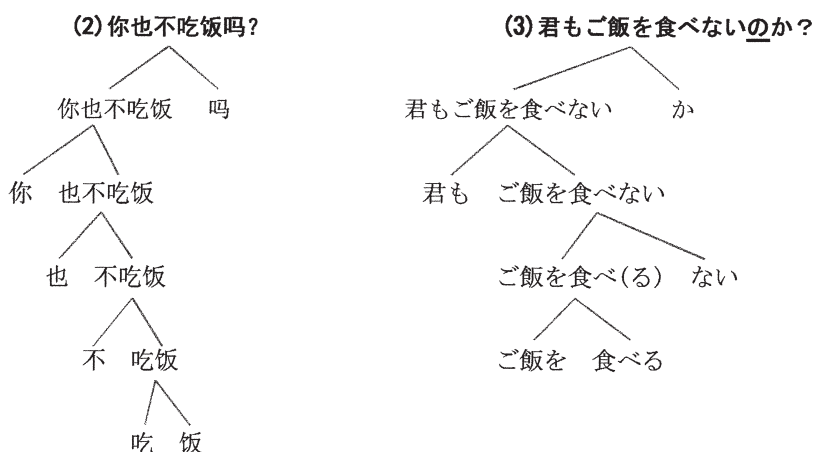
经过两次大的改变，生成语法越来越抽象化了。生成语法所描写的语言的面貌跟我们一般对语言所持的印象产生了相当大的距离。所以这次讲演我主要用比较好理解的GB理论的框架来进行。也可以说，我在这里用的生成语法是万人易懂的、以GB理论的层次结构为基础的“简化生成语法”。

虽然生成语法经过了多次改变，但它仍然有一直不变的原则，那就是“语言具有层次结构，语言就是靠这个层次结构来发挥它的作用”。那么，生成语法所主张的语言层次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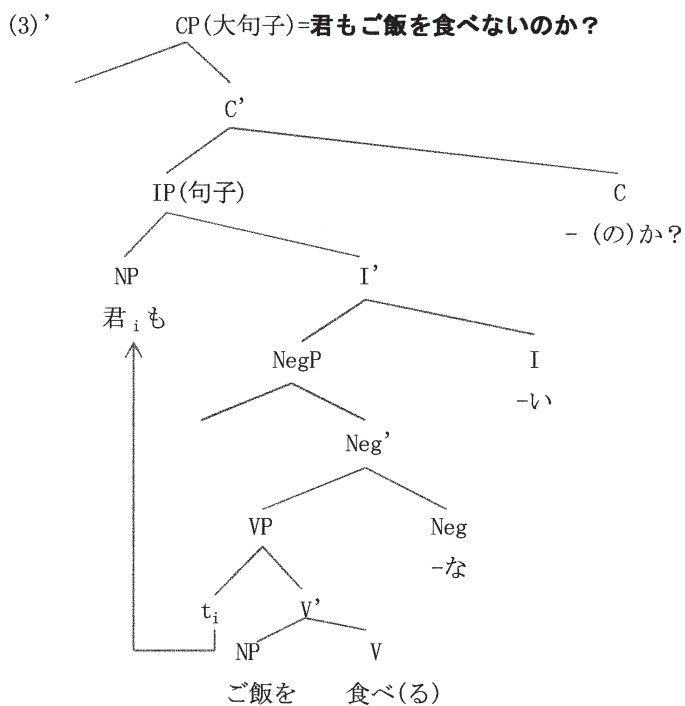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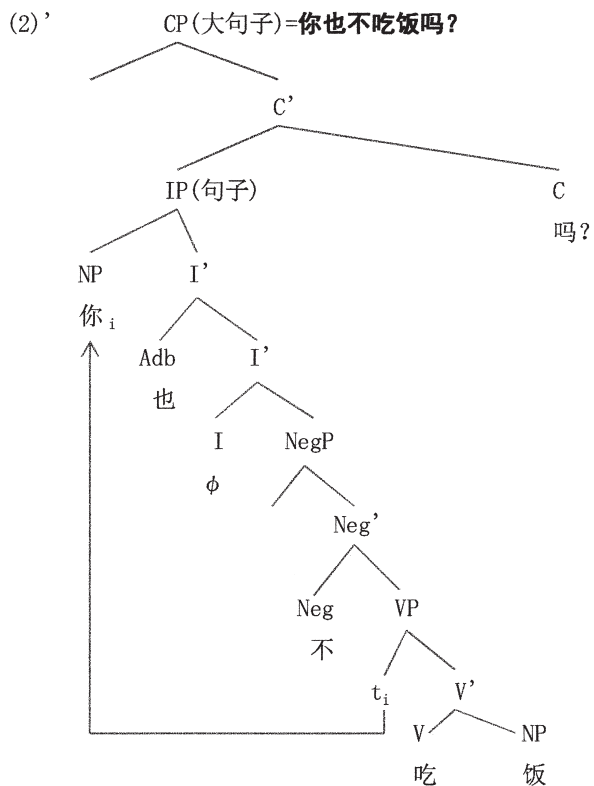
众所周知，只有人类才会使用语言，其他动物都不会使用语言。除了语言以外，还有无数的能力也是只有人类才具有。值得注意的是数的体系是可以拿伸着树枝往上成长的树形图来描写。



数数的能力跟语言能力当然不是一回事，不过在人类创造语言的很慢长的过程中，很有可能把数的体系作为语言能力的一个基础来应用。结果导致语言的体系也跟数的体系一样：可以看成伸着树枝往上成长的树形图。下面看看日语和汉语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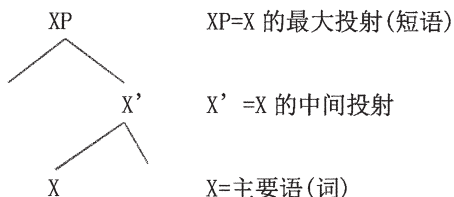
数的体系也好，语言的体系也好，树枝向哪个方向伸展有两种可能，一个向左，另一个向右。汉语和日语可以看成是树枝伸展方向不同的两种语言。因为汉语是VO词序的语言，所以汉语基本上具有向左上方向伸展树枝的树形图结构；而日语是OV词序的语言，所以日语基本上具有向右上方向伸展树枝的树形图结构。下面用GB理论的“X’(X标杆)模式”把例句(2)和(3)描绘成树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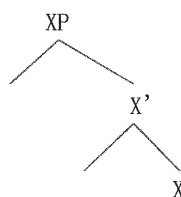
(N=名词、V=动词、Neg=否定词、I=屈折词、Adv=副词、C=功能语、X' =X 的中间投射、XP=X 的最大投射、t=移位后留下来的“语迹”)

X 标杆模式所描写的是“句子里所有的短语都具有如下统一框架”这一事实。这可以说是 GB 理论的一大发明。

(4)a



(4)b



不过每次描绘树形图都用正规的 X 标杆模式的话，树形图太繁杂了。所以我们以后用简化的图来描绘。句子(IP)以后经常用 S(entence)来代替，表示时态、屈折的 I 往往省去不写。

下面第二讲里我们探讨日语的一个歧义现象时，我们就用树形图来分析这个现象，同时从日汉对比分析的观点看看汉语的情况。

## 第二讲：日语否定句带副词性成分时的歧义现象及其相关汉语句式——语言的结构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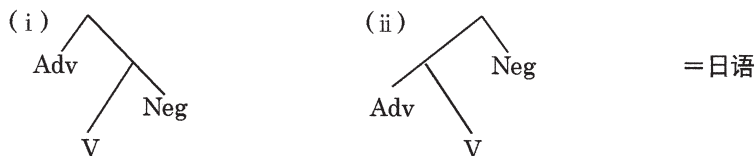
### 0. 前言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肯定词和副词性成分共现时所能看到的“辖域(scope)”问题。其中要着重探讨的是日语否定句带副词性成分时所发生的歧义现象以及与其相对应的汉语的情况。

日语的一部分副词性成分跟否定词共现时往往会产生歧义，但是与此相对应的汉语句式却没有歧义。这是因为日语歧义句的两个不同意思在汉语里往往分别对应于两个不同的句子。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日汉两语之间的这种差异呢？本文拟采用生成语法的理论框架来分析这一问题。

第 1 章观察一些日语否定句带副词性成分时产生歧义的具体例子以及与其对应的汉语句式；第 2 章介绍三原 2008 等指出的日语表示可能的句子带副词性成分时所能看到的一些现象；第 3 章讨论一下避免产生歧义的句法方法和语音方法。通过观察，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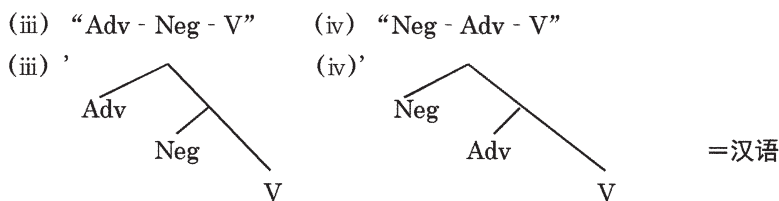
① 日语否定句带副词性成分时容易产生歧义的原因是日语“Adv - V - Neg”这个词列可以分析成两种不同的结构层次(i)和(ii)：(Adv=副词性成分，V=动词，Neg=否定词)



日语的“Adv - V - Neg”这个词列之所以能分析成(i) (ii)两种不同的结构层次，是因为两种结构分别具有不同的“重音”。带重音的成分起到“提升(raising)”的作用，结果导

致结构层次的变化。

② 与日语不同的是汉语按照副词和否定词之间的辖域大小，分别采取不同的语序。



汉语与日语不同，Adv 和 Neg 必须出现在 V 之前，句子的结构层次直接呈现在句子表层的词序上。因此，汉语不存在歧义。下面继续讨论详细内容。

### 1. 日汉两语中否定词和副词性成分的辖域

请看例句(1)。这是在报纸上看到的一种防晒帽的广告。

#### (1) 顔 ぜんぶ 日焼け させ ない。

kao zenbu hiyake sase nai  
 脸 都 晒黑 让 不

这个防晒帽的厂家想要表达的是(a)：

(a) “只要戴上这个帽子，面部的哪一个部位都不会晒黑的。”

但是再仔细琢磨一下，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句子还有另一个意思(b)：

(b) “不会让面部都晒黑。”

例句(1)是歧义句。例句(1)有两个意思的原因是句中的否定词和副词性成分的辖域所引起的。在例句(1)的解释(a)里，副词性成分「ぜんぶ」的辖域比否定词「-ない」大，这时「ぜんぶ」具有“宽域(wide scope)”解释，即一般所说的“完全否定”。与此相反，在例句(1)的解释(b)里，否定词「-ない」的辖域比副词性成分「ぜんぶ」大，这时「ぜんぶ」具有“窄域(narrow scope)”解释，即一般所说的“部分否定”。

例句(1)译成汉语时，其两种不同解释(a)和(b)可分别译成相对应的两个不同的汉语句子。(本文使用的汉语例句基本上为笔者自造并经汉语母语者检验，确认无误。不过，对于这些例句合法度的判断，汉语母语者之间也存在语感差异)

(1)’ = (a) 面部都不会晒黑。[都>不]

(1)’’ = (b) 面部不会都晒黑。[不>都]

汉语与日语不同，表示“完全否定”时，“都”位于“不”之前；而表示“部分否定”时，“不”位于“都”之前。也就是说，汉语里，辖域大的在前，辖域小的在后，所以没有歧义。

接下来再看一个句子。这是报上刊登的标题。

#### (2) 女性 は すべて を 手 に でき ない。

Jyosei -wa subete -wo te -ni deki -nai  
 女性 主题标志 都 宾格标志 手 在/到 能 不

例句(2)的原句是「なぜ女性はすべてを手に入れられないのか？」英语原文是“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 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 Anne-Marie Slaughter 教授的论文题目。例句(2)想要表示的应该是“部分否定”，即「-ない」的辖域大于「すべて」。不过，例句(2)同时又可以解释成“完全否定”。将例句(2)译成汉语，还是可以对应于两个不同的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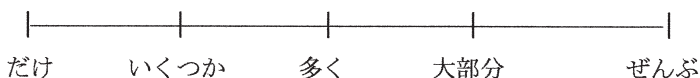
(2)' 女性什么都不能得到。[都>不]

(2)'' 女性不能什么都得到。[不>都]

由于受到“语境”或“常识”之类的影响，例句(1)「顔ぜんぶ日焼けさせない」带“完全否定”解释的占优势，反而例句(2)「女性はすべてを手にできない」带“部分否定”解释的占优势。但是有了一定的“语境”或“常识”之后，例句(1)和(2)都可以有两种解释。

本文要讨论的副词性成分是表示范围的。廣瀬・加賀 1997 指出：表示范围的副词性成分可以看成分别处于从最低端到最高端依次递增的“范围标尺”的不同刻度上。请看下图：(该图在廣瀬・加賀 1997 129 页的基础上稍加修改而成)

“范围标尺”



其中，跟否定词共现时容易产生歧义的只有“范围标尺”的两端而已，中间的副词性成分都有“宽域”解释，因此不产生歧义。例如：

(3)女性は(要求の)いくつかを手にはできない。[いくつか>-ない]

(4)学生が大部分来なかった。[大部分>-ない]

本文重点考察处于“范围标尺”两端的副词性成分「だけ」和「ぜんぶ/すべて」，其他副词暂不列入讨论范围。

尹洪波 2011 20 页指出，汉语副词跟否定词共现时，有以下三种情况：

(i)不相容：二者根本不能共现 \*不曾经 V, \*曾经不 V

(ii)半相容：①否定词只能位于副词之前 没一起 V, \*一起没 V

②否定词只能位于副词之后 \*不大概 V, 大概不 V

(iii)全相容：二者共现时可以互为先后 不经常 V, 经常不 V

本文着重探讨(iii)全相容的情况。

下面接着观察“范围标尺”的另一端，「だけ」的情况。

(5)先生 は ヒロシ だけ を 誉め なかった よ。(三原 2008 75 頁)

Sensei -wa Hiroshi dake -wo home -nakatta -yo

老师 主题标志 广志 只 宾格标志 表扬 没有 语气助词

例句(5)有歧义。「だけ」有“宽域”解释时，有(a)的意思：

(a)“老师表扬了广志以外的所有学生，只有广志一个人没有受到老师的表扬。”

与此相反，「だけ」有“窄域”解释时，有(b)的意思：

(b)“老师表扬了广志，但是老师表扬的不只是广志一个人。”

应该注意的是，副词性成分有“宽域”解释时，总把重音放在这个副词性成分上。另一

方面，副词性成分有“窄域”解释时，却不放重音，反而念得很平板。这就是说，将日语例句(5)解释成(a)(b)两种句义时，分别具有下面两种不同的句子重音。上面举过的日语例句(1)和(2)也可依此类推。

- (5a) 先生はヒロシだけを誉めなかったよ。 = 「だけ」 > 「-ない」  
(5b) 先生はヒロシだけを誉めなかったよ。 = 「-ない」 > 「だけ」  
(1a) 顔ぜんぶ日焼けさせない。 = 「ぜんぶ」 > 「-ない」  
(1b) 顔ぜんぶ日焼けさせない。 = 「-ない」 > 「ぜんぶ」  
(2a) 女性はすべてを手にできない。 = 「すべて」 > 「-ない」  
(2b) 女性はすべてを手にできない。 = 「-ない」 > 「すべて」

这个事实非常重要，本文将在第3章里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例句(5)的两个不同意思，分别可以译成不同的汉语：

- (5)' = (a) 老师只没有表扬广志。【只 > 没有】  
(5)'' = (b) 老师没有只表扬广志。【没有 > 只】

通过例句(1)(2)(5)可知，日语的一部分副词性成分跟否定词共现时容易产生歧义，这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观察日语表示可能的句子带副词性成分时所能看到的一个现象，该现象带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 2. 副词性成分和表示可能的能愿动词共现时的辖域

表示可能的日语句子带副词性成分时，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现象。曾经考察过这一现象的学者很多。有代表性的如 Sano1985、Tada1992 等，还有三原 2008 73-74 页也有类似的研究。请看例句(6)和(7)：

(6) 太郎 が 右目 だけ が つむ れる。

Taro -ga migime dake -ga tsumur -e -ru

太郎 主格标志 右眼 只 主格标志 闭上 能 现在时

(7) 太郎 が 右目 だけ を つむ れる。

Taro -ga migime dake -wo tsumur -e -ru

太郎 主格标志 右眼 只 宾格标志 闭上 能 现在时

例句(6)和(7)之间，在意义上有一个虽然微妙却很重要的差别。请看(8)和(9)：

(8)=(6) 因为受伤等原因，太郎只能闭上右眼，不能闭上左眼。

(9)=(7) 太郎左右两眼都能闭上，但是他有能力在保持左眼睁开状态下只闭上右眼。

跟日语例句(6)和(7)相对应的汉语句子，分别是(10)和(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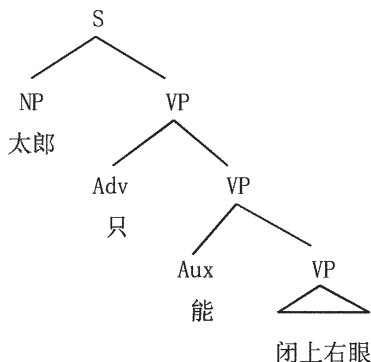
(10)=(6) 太郎只能闭上右眼。【只 > 能】

(11)=(7) 太郎能只闭上右眼。【能 > 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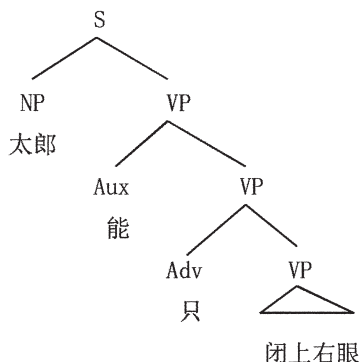
在汉语例句(10)和(11)之间，副词“只”和能愿动词“能”的辖域完全相反。这个辖域的不同就直接反映在副词和能愿动词在句子的前后语序上。重要的是汉语句子的结构层次的高低就直接呈现在句子的前后语序上。请看下图：



(12)=(10)



(13)=(11)



(S=句子、NP=名词短语、VP=动词短语、Aux=能愿动词)

在图(12)里,副词“只”高于能愿动词“能”,所以“只”的辖域大于“能”。另一方面,在图(13)里,能愿动词“能”高于副词“只”,所以“能”的辖域大于“只”。通过以上观察可知:汉语里,副词和能愿动词共现时,这两个成分在句子语序上的前后关系被决定于它们在句子结构层次上的高低关系。即在汉语里,这两个成分在语序上的前后位置就直接决定它们之间的辖域的大小。

再回到日语例句(6)和(7)。

**(6)太郎が右目だけがつむれ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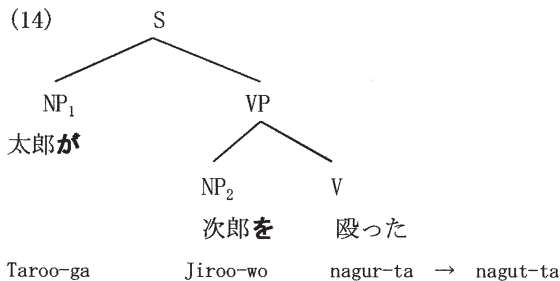
**(7)太郎が右目だけをつむれる。**

日语的情况与汉语不同,而且比汉语更难处理。因为日语例句(6)和(7)里没有像汉语例句(10)和(11)那样语序上的差异。日语例句(6)和(7)里的副词性成分「だけ」和能愿动词「-える」之间的前后位置都一样。唯一差别只不过是名词短语「右目だけ」后面的助词不同而已。例(6)用的是「が」,而例(7)用的是「を」。

一般来说,日语“格助词”「が」是赋予主格的标志,而「を」是赋予宾格的标志。基于这个事实,三原 2008 等指出:日语例句(6)和(7)里,格助词「が」和「を」的区别就是副词性成分「だけ」和能愿动词「-える」在句子结构层次上高低关系的具体表现。请看下图(14):

一般认为,在树形图里,主语(NP<sub>1</sub>)位置于比宾语(NP<sub>2</sub>)高的位置。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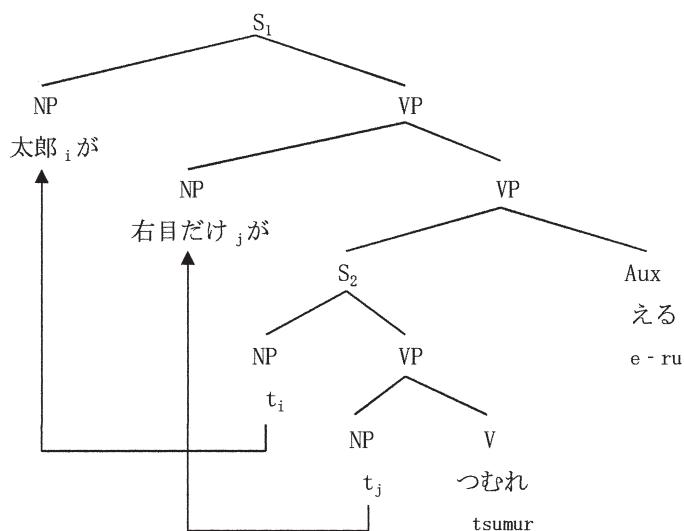


太郎 主格标志 次郎 宾格标志 打 过去时

=太郎打了次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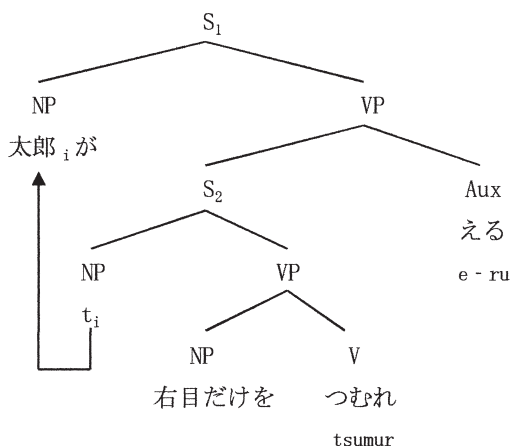
三原 2008 等针对日语例句(6)和(7)分别设计了以下树形图。(为简明起见,我们在三原 2008 的图里作了一些形式上的简化)

(15) = (6)



在图(15)里,  $t_i$  和  $t_j$  分别是名词短语(NP)「太郎」和「右目だけ」原来所在的位置。依据生成语法的解释,这两个名词短语为了获得主格「が」,经过“提升(raising)”提升到图(15)所示的位置。结果使名词短语「右目だけが」获得了比能愿动词(Aux)「-える」更高的地位。副词性成分「だけ」的辖域大于能愿动词「-える」,于是,日语例句(6)“太郎只能闭上右眼”的语义就产生了。

(16) =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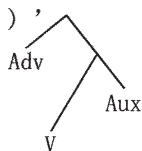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图(16)跟图(15)不同,名词短语「右目だけを」原封不动地保留在原来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得到宾格「を」。能愿动词「-える」的辖域大于副词性成分「だけ」,这样,日语例句(7)“太郎能只闭上右眼”的语义就产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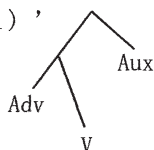
三原 2008 等的观点带给我们很大的启发。通过以上观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日语只有“Adv - V - Aux”的语序。但是 Adv 和 Aux 的辖域不同时，它的结构层次也不同。

(i) [Adv > Aux] 时具有 (i) ' 的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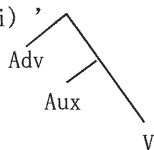
(ii) [Aux > Adv] 时具有 (ii) ' 的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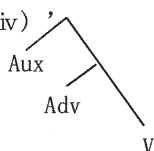
=日语

汉语与日语不同，具有“Adv - Aux - V”和“Aux - Adv - V”两种不同的表层语序，而且 Adv 和 Aux 在线性语序上的前后位置就是它们在结构层次上的高低关系的直接反映。

(iii) [Adv > Aux] 时具有 (iii) ' 的结构：



(iv) [Aux > Adv] 时具有 (iv) ' 的结构：



=汉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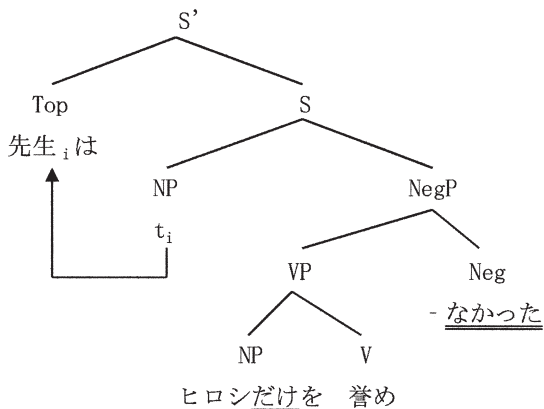
谈到这里，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若将 Aux(能愿动词)换成 Neg(否定词)是否也能得到同样结果？我们在第 1 章里观察到的日汉两语的语言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一假设是很有希望的。下面回到日语例句(5)，继续考察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例句(5)产生歧义。

### 3. 日语否定句带副词性成分时产生歧义的原因

#### (5) 先生はヒロシだけを誉めなかったよ。

例句(5)跟例句(6)和(7)又不同。例句(5)里，名词短语「ヒロシだけ」只带宾格「を」，那么，例句(5)产生歧义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例句(5)的树形图只能看成图(17)的话，例句(5)就不可能有「だけ」>「- なかった」的解释。因为图(17)里「- なかった」高于「だけ」，所以图(17)里「だけ」不可能有宽域解释。(Top=“主题”、NegP=“否定词短语”)

(17)



我们现在将从“言谈效果”的观点加以考察。歧义句产生歧义时，听话者不容易辨别说话者说的是哪个意思。为了避免产生歧义，说话者主要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靠句法手段的，另一种是靠语音手段的。先看看靠句法的方法。

3-1 靠句法手段避免歧义的方法——“对比化”

我们可以使用日语的“系助词”「は」来避免例句(5)产生歧义。请看下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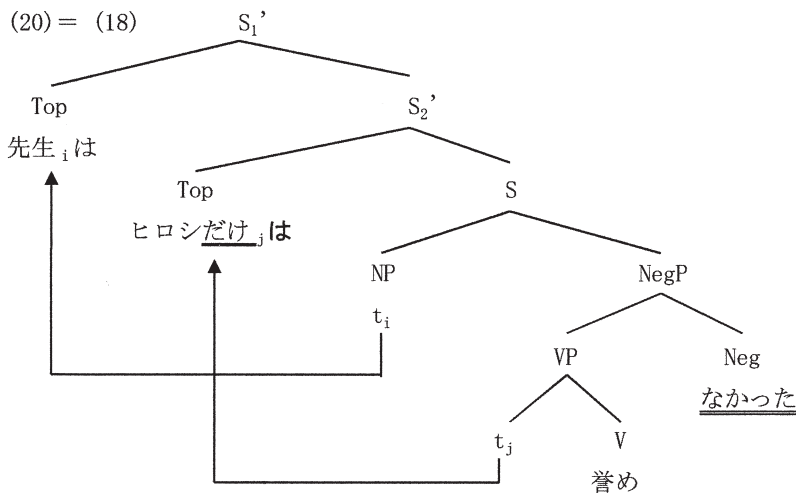
(18) 先生はヒロシだけは誉めなかつたよ。 = 「だけ」 > 「-なかつた」

(19) 先生はヒロシだけを誉めはしなかつたよ。 = 「-なかつた」 > 「だけ」

一般认为，日语系助词「は」的作用是提示“主题”或“对比”。但是，在例句(18)和(19)里，句子开头已经有了提示“主题”的「先生は」，所以第二个「は」（用粗黑字的「は」）表示“对比”的可能性较大。（井上和子 1983 45 页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主题和对比都是语用概念，它们的功能之一是让带「は」的成分突显出来，从而引起听话者的注意。被“对比化”的名词短语在句法上的表现就是带上「は」，同时“提升”到被 S' (S-bar) 所支配的位置。例句(18)可以用树形图(20)表述如下：

(20) =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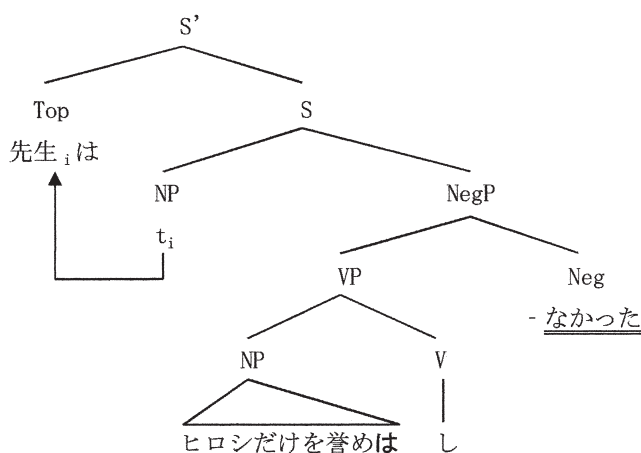
经过“对比化提升”这一步骤，名词短语「ヒロシだけ」获得了比否定词「-なかった」更高的地位，于是得到了「だけ」>「-なかった」的解释。注1)

下面请看例句(19)。

(19)先生はヒロシだけを誉め**は**しなかったよ。

(19)的情况跟(18)又不一样。在例句(19)里，系助词「は」出现在动词「誉め」之后。应该注意的是(19)里的「誉め」失去了它作为动词的资格，已经变成名词了。(19)里的「誉め」实际上跟名词化短语「誉めること」一样。也就是说，「ヒロシだけを誉め(ること)」整个结构已经变成名词短语了。所以，系助词「は」后面必须补上“代动词”「し」(即动词「する」的“连用形”)，句子才能成立。这样的话，在例句(19)里，「ヒロシだけを誉め」相当于“代动词”「し」的宾语。下图(21)为例句(19)的树形图。

(21) = (19)



在图(21)里，否定词「-なかった」仍然位于比副词性成分「だけ」更高的位置，因此可得「-なかった」>「だけ」的解释。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阐明例句(5)产生歧义的原理，但是，例句(5)本身并不具有表示“对比”的「は」。

(5)先生はヒロシだけを誉め**な**かったよ。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例句(5)产生歧义呢？下面看看避免歧义的另一方法，靠语音的方法。

### 3-2 靠语音手段避免歧义的方法——“焦点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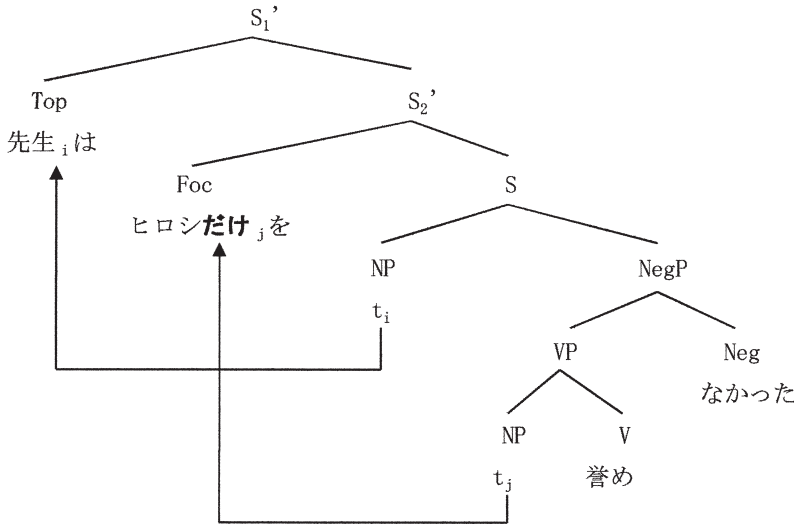
第1章里已经指出，例句(5)产生歧义时，句子所带的“重音”位置不一样，若要使例句(5)的「だけ」具有宽域解释(即「だけ」>「-なかった」)，重音应放在「だけ」上。以下用(22)来表示「だけ」具有宽域解释时的重音位置。

(22)先生はヒロシ**だけ**を誉めな**か**ったよ。=「だけ」>「-ない」

值得注意的是，“带重音”这一语音操作可以起到跟加上“系助词”「は」同样的效果。

系助词「は」具有“对比化”作用，也就是说，可以让带上「は」的成分突显出来并引起听话者的注意。“对比化”在句法操作上的具体表现除了带上「は」之外，同时将带上「は」的成分“提升”为被S’(S-bar)所支配的位置。在这里不妨提出一个假设，即带重音的成分是否也跟“对比化”一样，在经过“提升”之后，可以引起听话者的注意？我们在图里用“焦点(Focus：缩写为Foc)”这个词来区分“对比”。请看下图(23)：

(23) = (22)



图(23)跟表示“对比化”的图(20)实质上完全相同。副词性成分「だけ」的地位高于否定词「-なかった」，因此可得「だけ」>「-なかった」的解释。

下面我们反过来看看另一种解释，即「-なかった」>「だけ」的解释。「だけ」具有窄域解释时例句(5)没有明显的重音，反而「ヒロシだけを誉め」这一连串短语念得很平板。现在用(24)表示「だけ」有窄域解释时的语音情况。

(24) 先生はヒロシだけを誉めなかったよ。 = 「-ない」>「だけ」

因为(24)没有明显的重音，带「だけ」的成分没有经过“提升”，所以起不到“焦点化”的作用。(24)实际上跟图(17)完全一致。在图(17)里，否定词「-なかった」的地位高于副词性成分「だけ」，于是可得「-なかった」>「だけ」的解释。本节观察的“重音”所发挥的作用，在第1章举过的日语例句(1)和(2)里也同样有效。如：

- (1a) 顔ぜんぶ日焼けさせない。 = 「ぜんぶ」>「-ない」
- (1b) 顔ぜんぶ日焼けさせない。 = 「-ない」>「ぜんぶ」
- (2a) 女性はすべてを手にできない。 = 「すべて」>「-ない」
- (2b) 女性はすべてを手にできない。 = 「-ない」>「すべて」 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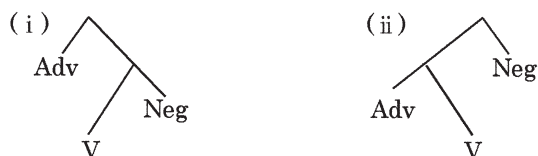
语音因素改变句义的现象，在英语里也可以看到。廣瀬・加賀 1997 111 页指出：英语副词“all”受到句调影响之后，可以得出“完全否定”和“部分否定”两可的解释。

- (25)a. All the men didn't go. (下降调) = 完全否定  
 : 所有的男人都没有去。
- b. All the men didn't go. (下降—上升调) = 部分否定  
 : 所有的男人没有都去..... (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去了.....)

#### 4. 结语

本文用生成语法的观点做了初步的研究。对日语副词性成分和否定词共现时的歧义现象提出了一个假设。本文主张：日语的 Adv 和 Neg 共现时，虽然只有“Adv - V - Neg”这一个语序，但该词列却可以分析成两种不同的结构层次(i)和(ii)：

日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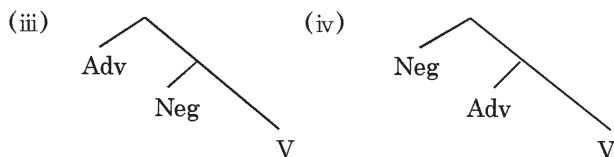


在图(i)和(ii)里的副词性成分和否定词，哪个占高位，哪个辖域大，因此日语产生歧义。“Adv - V - Neg”词列具有两种不同结构层次是由“重音”位置的不同引起的。“带重音”这一语音操作能起到“焦点化”的作用，从而将带上重音的副词性成分提升至树形图里被 S' (S - bar) 所支配的位置。这个位置总是高于否定词，于是可得上图(i)的结构。另一方面，副词性成分不带重音时，则得到上图(ii)的结构。重音的有无是把“Adv - V - Neg”这一词列分析为图(i)或(ii)两种不同结构层次的关键。

下面是汉语的情况。

汉语与日语不同，“Adv - Neg - V”相当于图(iii)，“Neg - Adv - V”相当于图(iv)。一个词列只能对应于一种结构层次，所以汉语没有歧义。

汉语：



注

1) 聪明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个很重要的语言事实，即在第1章里举过的日语例句(1)和(2)的副词性成分「ぜんぶ／すべて」后面带上表示对比的「は」之后，「ぜんぶ／すべて」的辖域小于否定词「-ない」。例如：



(i)' 顔ぜんぶは日焼けさせない。 = 「-ない」 > 「ぜんぶ」: 不会所有的面部都晒黑。

(ii)' 女性はすべては手にできない。 = 「-ない」 > 「すべて」: 女性不能什么都得到。

奇怪的是, 这个现象跟「だけ」的情况(即例句(18))完全相反。那么, (i)' 和 (ii)' 能成为本文主张的一个反例吗?

本文认为, 这个现象虽然是一个“例外”, 但是, 这个事实不能成为本文内容的“反例”。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是「ぜんぶ/すべて」具有的一个语义特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个主张在廣瀬・加賀 1997 2・3 节里已能见到)。日语系助词「は」的主要功能是表示“对比”, 所以带上「は」之后, 整个句子就具有对比的语境。这就是说, 例句(18)后面可以带上表示对比的下文。如(18)':

(18)' 先生はヒロシだけはは誉めなかったが、ほかの学生はは誉めた。

= 老师只没有表扬广志, 不过, 表扬了其他学生。

但是, 就处于“范围标尺”(请参照第1章的讨论)最高端的「ぜんぶ/すべて」而言, 它们有宽域解释时(即「ぜんぶ/すべて」 > 「-ない」), 情况跟「だけ」不同。也就是说, 「ぜんぶ/すべて」带上「は」之后, 表示对比的语境是无法成立的。例如:

(i)'' \*顔ぜんぶは日焼けさせないが、一部は日焼けする。(「ぜんぶ」 > 「-ない」)

(ii)'' \*女性はすべては手にできないが、一部は手にできる。(「すべて」 > 「-ない」)

若将(i)'' 和(ii)'' 的副词性成分解释为“宽域”解释(即「ぜんぶ/すべて」 > 「-ない」)的话, 上下文之间就会发生矛盾。例如:

(i)''' \*面部都不会晒黑, 不过, 有一部分会晒黑。

(ii)''' \*女性什么都不能得到, 不过, 有一部分能得到。

因此, 日语例句(i)' 和(ii)' 的副词性成分只能解释为“窄域”解释(即「-ない」 > 「ぜんぶ/すべて」)。这样解释, 句子才能成立。例如:

(i)'''' 面部不会都晒黑, 不过, 有一部分会晒黑。

(ii)'''' 女性不能什么都得到, 不过, 有一部分能得到。

从以上观察得知, 日语副词性成分「ぜんぶ/すべて」带上表示对比的「は」时, 只能表示部分否定, 而不能表示完全否定, 这一点跟「だけ」不同。这是处于“范围标尺”最高端的「ぜんぶ/すべて」特有的现象, 因此, 这个不能成为本文内容的“反例”。

2) 跟在注1)里谈到过的问题不同, 这种“放重音”的方法在「だけ、ぜんぶ/すべて」这3种副词性成分上一律导致了一致的结果。即“放重音”时, 它们都具有“宽域”解释(即「だけ、ぜんぶ/すべて」 > 「-ない」)。这就证明带上「は」的“对比化”和放重音的“焦点化”同样起到“提升”之后引起听话者注意的作用, 不过, 两者之间的的效果有所不同。看来, 本文在3-1和3-2节里把“对比”和“焦点”这两个概念分开来使用是有道理的。

## 参 考 文 献

廣瀬幸生・加賀信広 1997, 『指示と照応と否定——日英比較選書④』 研究社



- 井上和子 1983, 「文 - 文法から談話文法へ」. 『言語』 38 - 46 頁, 大修館書店
- 三原健一 2008, 『構造から見る日本語文法』 開拓社
- Sano, Masaki. 1985, LF movement in Japanese. *In Descriptive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18:245-259, Tokyo: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 Tada, Hiroaki. 1992, Nominative objects in Japanese. *Journal of Japanese Linguistics* 14:91-108
- 山口直人 2013, 「日语否定句带副词性成分时的歧义现象及其相关汉语句子」. 『中国言語文化学研究』 第 2 号 111-123 頁, 大東文化大学院外国語学研究科 中国言語文化専攻
- 尹洪波 2011, 《否定词与副词共现的句法语义研究》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第三讲：日汉语言对比分析的意义——看不见的“移位”

#### 0. 前言

本稿将探讨一个汉语疑问句里的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个现象是我的导师望月八十吉先生80年代初发现的。望月先生是一位很有名的汉语语法学家。先生于2007年过世，不过，他的发现促进了之后汉语疑问句研究的发展。本稿以这个问题为线索，谈谈有关日语的情况，最后主张日汉语言对比分析的意义。

#### 1. 动词的不同性质在汉语疑问句里所导致的不同效果

1980年望月先生发现了一个有关汉语疑问句的现象。望月先生把自己的主张写成论文，该文于1981年刊登在《语文研究》第1辑，题目是《关于汉语谓语的一个问题》。请看例句(1)~(3)：注1)

##### (1) 张三以为李四买了什么？<張三は何を買ったか(を)知っていますか？>

“句子里只要有一个疑问成分，疑问句就可以成立”这好像是汉语疑问句的一个基本原则。反过来说，句子里有两个以上的疑问成分，这个句子就不能成立。下面两句都是病句。

\*你是谁吗？

\*现在几点吗？

这两个句子中的“吗”都是多余的。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例句(1)里的动词“以为”换成“知道”以后，这个句子就不再表示疑问，变成陈述句了。

##### (2) 张三知道李四买了什么。<張三は何を買ったか(を)知っています>

例句(2)里虽然有一个疑问成份“什么”，不过这个句子不表示疑问。如果要把例句(2)变成疑问句的话，句尾还得加上表示疑问的语气助词“吗”。

##### (3) 张三知道李四买了什么吗？<張三は何を買ったか(を)知っていますか？>

从例句(1)到例句(3)所能看到的现象就是望月先生发现的。望月先生发表该论文以后，引起了汉语语法学界的很大关注。后来不少汉语语法学家为了解开这个现象之谜写了不少文章。其中，黄正德先生的解决方法算是最有说服力的。

#### 2. 望月1980的解释——“述实谓语”与“非述实谓语”

在看黄先生的解决方法之前，我们先看看望月先生是怎么解释的。

我们再看看汉语例句(1)和(2)。例句(1)是疑问句，例句(2)不是疑问句。例句(1)和(2)之间的唯一差别只不过是两个句子的主句动词不同而已。那么，这个现象的关键无疑在这个

主句动词上。例句(1)用的是“以为”，而例句(2)用的是“知道”。这两个动词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望月先生把汉语动词“以为”和“知道”分成两个不同类型的动词。先生指出：“以为”属于“非述实谓语(非叙述述語)”，而“知道”属于“述实谓语(叙述述語)”。“非述实谓语”是“非以子句内容是事实为前提的谓语”。就是说，说话者发出这个句子的时候，不一定认为子句内容是事实。另一方面，“述实谓语”却是“以子句内容是事实为前提的谓语”。就是说，说话者发出这个句子的时候，认为子句内容是事实。为了更容易体会“非述实谓语”和“述实谓语”之间的差异，下面我们把例句(1)和(2)里的包孕子句换为陈述句来考察。

**(4) 张三以为 [美国的首都是伦敦]。**

**<張三はアメリカの首都がロンドンであると思っている>**

例句(4)里的动词“以为”是“非述实谓语”，没有必要以包孕子句 [美国的首都是伦敦] 是事实为前提，因此例句(4)可以成立。通过例句(4)听话者就可以知道张三是个傻子，他连“美国的首都是华盛顿”这个事实都不知道。下面请看例句(5)：

**(5) 张三知道 [美国的首都是伦敦]。**

**<張三はアメリカの首都がロンドンであることを知っている>**

与例句(4)不同，例句(5)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知道”是“述实谓语”，说话者认为包孕子句的内容是事实。一般有常识的人是不会说出例句(5)这种话的。如果真有人说出例句(5)来了，听话者就可以知道除了张三是个傻子以外，说话者本身也是个傻子。因为这个说话者是在 [美国的首都是伦敦] 是事实的前提下才会说出例句(5)的。

这样来看，“以为”和“知道”确实是性质不同的两类动词，值得分开处理。鉴于上述观察，望月先生指出两点：

(i) 包含“述实谓语”的汉语句子哪怕带上疑问代词，句子也不能成为疑问句，只有句尾还加上表示疑问的语气助词“吗”，全体句子才能表示疑问。

(ii) 包含“非述实谓语”的汉语句子只要带上疑问代词，全体句子就能表示疑问。

**“非述实谓语”的代表性动词有：以为、感到、断定、相信、猜想……等。**

**“述实谓语”的代表性动词有：知道、记得、发现、明白、料到……等。**

望月先生的两点指出比较成功地描写了汉语例句(1)～(3)里所观察到的语言事实。除此之外，望月 1980 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世界创造性(世界創造性)”。就是说“非述实谓语”有“世界创造性”，所以它的包孕子句所表达的内容可以是非事实。再说得具体一些，因为“非述实谓语”有“创造”的特性，所以它可以将非事实的包孕子句做为它的宾语，结果导致包孕子句里的疑问词的疑问范围能涉及到主句全体，因而全体句子表示疑问。另一方面，“述实谓语”没有“世界创造性”，所以包孕子句里的疑问词的疑问范围不能涉及到主句全体，而只能限制于包孕子句里面，因而全体句子不表示疑问。这就是望月 1980 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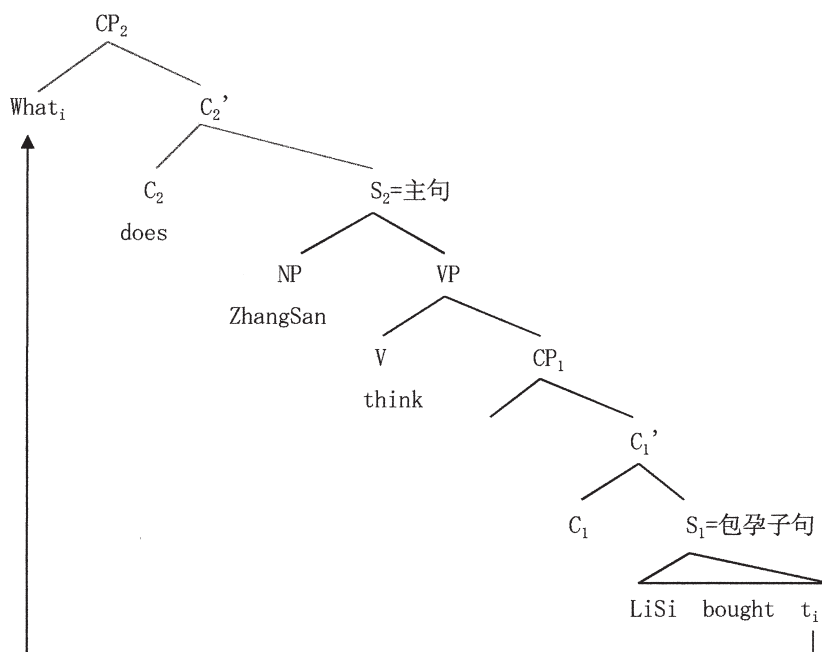
**3. 黄正德 1982 的分析——生成语法的看法**

下面看看黄正德先生对上述现象的分析。黄先生是用当时的生成语法(GB 理论)的框架来考察这一问题的。1982年他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 *Move wh in a language without wh-movement* <在没有wh移位语言里的wh移位>。这个题目看上去免不了会叫人纳闷儿。没有wh移位的语言里怎么能有wh移位呢?这不是矛盾吗?其实,这里说的“没有wh移位的语言”就是汉语。黄1982的优点就在于没有wh移位的汉语里假设一个抽象的wh移位来解决望月1980提出的问题。我们首先观察有wh移位的语言,英语的情况。

请看相当于汉语例句(1)~(3)的英语译文(1)'~(3)'。

(1)张三以为李四买了什么?

(1)'What<sub>i</sub> does [s<sub>2</sub> ZhangSan think [s<sub>1</sub> LiSi bought t<sub>i</sub>]]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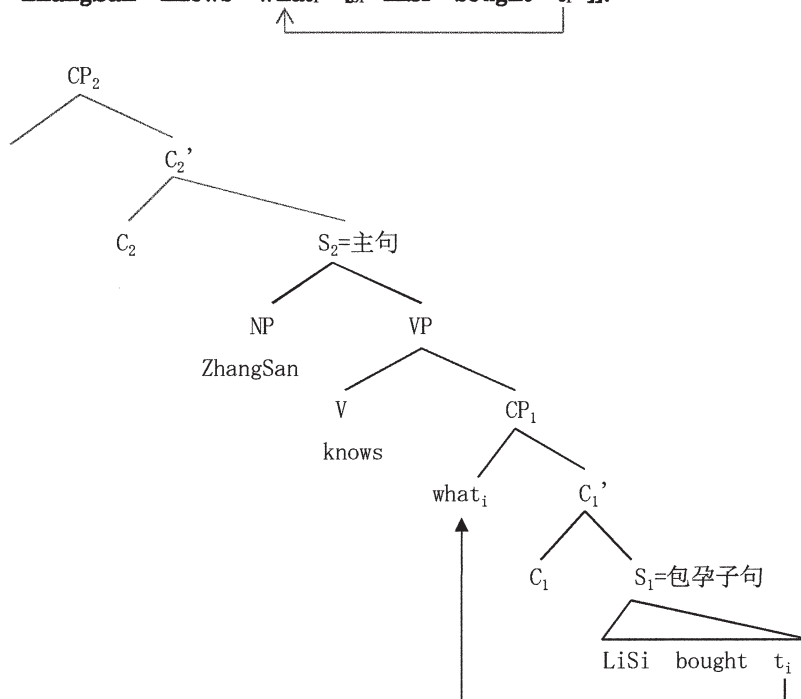
(S=句子、C=功能语、CP=功能语的最大投射=大句子、NP=名词短语、V=动词、VP=动词短语)

这里的“t”表示“语迹(trace)”，下标“i”表示这里的“t”和“what”是指称相同，就是说“t”是“what”移位后留下来的语迹。GB理论认为“what”原来在包孕子句(S<sub>1</sub>)宾语“t”的位置，但是表示疑问的时候英语要求疑问代词要移位到主句(S<sub>2</sub>)的句头位置(就是CP<sub>2</sub>左枝的位置。这个位置是“wh-词移位专用的空位”)，结果产生(1)'。英语例句(1)'里的疑问代词“what”移位到主句句头位置，全体句子就可以成为疑问句。

下面看看英语译文(2)’。

(2) 张三知道李四买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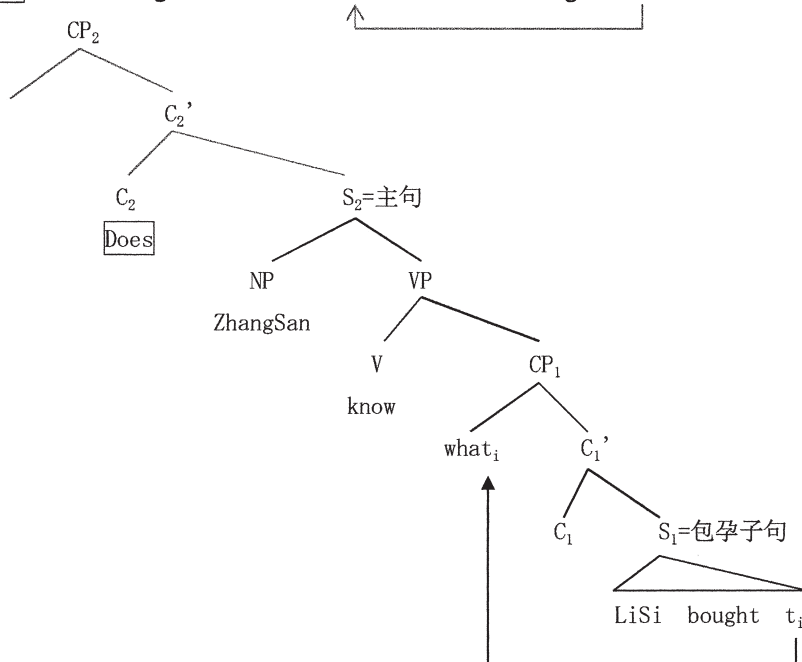
(2) [S<sub>2</sub> ZhangSan knows what<sub>i</sub> [S<sub>1</sub> LiSi bought t<sub>i</sub> ]].



英语例句(2)’与例句(1)’不同，疑问代词“what”只能移位到被包孕的子句(S<sub>1</sub>)的句头位置，不能移位到主句(S<sub>2</sub>)的句头位置。结果全体句子不表示疑问，成了陈述句。如果要把例句(2)’变成疑问句，在主句(S<sub>2</sub>)的句头(就是C<sub>2</sub>’左枝的“功能语”C<sub>2</sub>位置)应该加上表示疑问的助动词“do”，整个句子才能成为疑问句。请看下面(3)’：

(3) 张三知道李四买了什么吗?

(3) **Does** [<sub>S2</sub> ZhangSan know what<sub>i</sub> [<sub>S1</sub> LiSi bought t<sub>i</sub>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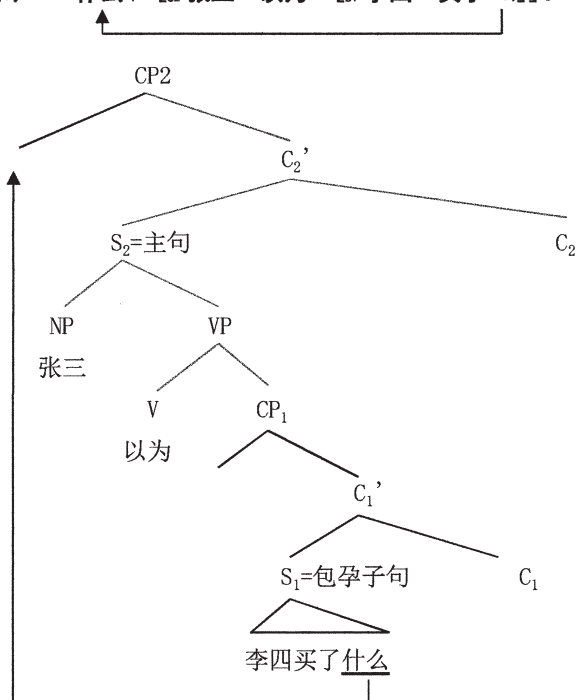
通过上述观察我们得知,在英语疑问句里,表示疑问的成分(要么是疑问代词“wh-”词,要么是助动词“do”)应该出现在主句的句头位置。再说得具体点儿,“wh-”词移位到 CP<sub>2</sub> 左枝的“wh-”词移位专用的空位,或者助动词“do”出现在功能语“C<sub>2</sub>”的位置,英语才能表示疑问。

表面上看,汉语与英语不同,没有这种疑问代词的移位。不过,黄先生主张,汉语虽然表面上(overt)没有像英语那样的疑问代词的移位,但是汉语母语说话者在脑子里做“语意解释”的时候,汉语也会发生跟英语类似的疑问代词的移位。汉语的移位只不过是抽象的、看不见的(covert)移位而已。这就是黄先生的主张。

下面请看一下黄先生对汉语的分析。汉语的情况跟英语基本上一样。请看下图(1)'' ~ (3)'' :注2)

(1) 张三以为李四买了什么?

(1)' ' 什么<sub>i</sub> [s<sub>2</sub> 张三 以为 [s<sub>1</sub> 李四 买了 t<sub>i</su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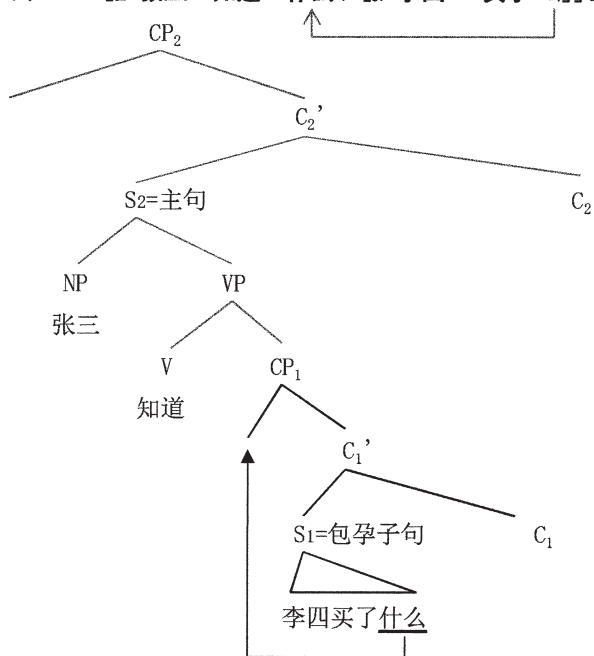


例句(1)的树形图(1)' '表示:汉语的母语者听到例句(1)的时候,在他的脑子里疑问代词“什么”从原来的宾语位置提升到主句句头位置,结果导致例句(1)能解释成疑问句。

下面请看例句(2)的情况:

(2) 张三知道李四买了什么。

(2)' ' [s<sub>2</sub> 张三 知道 什么<sub>i</sub> [s<sub>1</sub> 李四 买了 t<sub>i</su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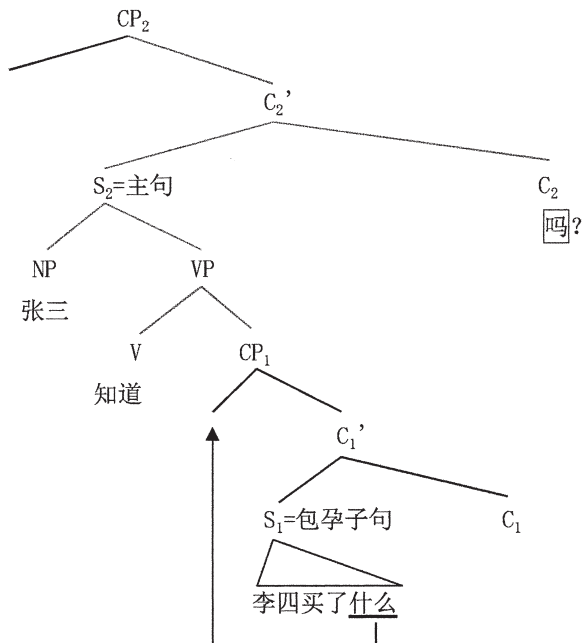


例句(2)跟例句(1)不同, 听到例句(2)时, 在汉语母语者的脑子里, 疑问代词“什么”只能提升到子句句头位置, 结果导致例句(2)只能解释成陈述句, 不能解释成疑问句。



(3) 张三知道李四买了什么吗?

(3)' ' [s<sub>2</sub> 张三 知道 什么<sub>i</sub> [s<sub>1</sub> 李四 买了 t<sub>i</sub>]] 吗?



例句(3)是在例句(2)的句尾加上表示疑问的语气助词“吗”得来的。所以例句(3)可以表示疑问。

黄先生所假设的汉语疑问词的移位，对我们来说有点不习惯，觉得太牵强附会了。甚至也有人说黄先生的分析是把英语的“wh-”移位机械般地应用到汉语的，不合汉语的实际。不过，如果这样假设的话，对英汉两种不同性质的语言，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统一的解释。关键在于“以为 / think”和“知道 / know”这两种动词所允许的疑问代词的移位范围的差异。黄1982 主张：汉语母语者在脑子里做语意解释的时候，“以为”类动词允许疑问代词一下子移位到主句句头位置，结果句子成为疑问句；而“知道”类动词只能允许疑问代词移位到包孕子句句头位置而已，不允许疑问词一下子移位到主句句头位置，结果全体句子不表示疑问。因此，包含“知道”类动词的句子要表示疑问的时候，句子里只带疑问代词还不够，主句句尾应该加上表示疑问的语气助词“吗”，全体句子才能表示疑问。

#### 4. 有关日语的情况

黄先生的看法不但能解释英语的疑问句，而且也能解释汉语疑问句的产生原理。我们自然很关心黄先生的分析方法能否同样应用到日语疑问句里去。黄先生在1982年的论文里虽然

没有谈及日语的疑问句，但其方法好像同样可以解开日语疑问句之谜。下面我们看看日语的情况：请看日语译文(1)'' '~ (3)''：

**(1)张三以为李四买了什么？**

(1)'' 張三 は 李四 が 何 を 買った と 思っています か？

Zhangsan -wa Lisi -ga nani -wo katta -to omotte imasu -ka

张三 主题标志 李四 主格标志 什么 宾格标志 买了 功能语 以为 尊敬标志 吗

[<sub>S2</sub> 張三は [<sub>S1</sub> 李四が何を買った] と 思っています] か？

日语与汉语不同，句子只带一个疑问代词「何/nani」的话，整个句子不能成为疑问句。要想表达疑问义，在用疑问代词的同时，句尾还得加上表示疑问的「終助詞：-か/-ka」（日语的「終助詞」相当于汉语的“语气助词”）。

**(2)张三知道李四买了什么。**

(2)'' 張三 は 李四 が 何 を 買った か (を) 知っています。

Zhangsan -wa Lisi -ga nani -wo katta -ka (-wo) shitte imasu

张三 主题标 李四 主标 什么 宾标 买了 吗(宾标) 知道 尊敬标

[<sub>S2</sub> 張三は [<sub>S1</sub> 李四が何を買った] か 知っています]。(「か」后面的日语助词「を」可以省去)

有意思的是在日语例句(2)'' 里「-か」不出现在句尾，反而出现在所包孕的子句「李四が何を買った」的句尾位置，而且整个句子不表示疑问。如果要把日语例句(2)'' 变成疑问句的话，例句(2)'' 的句尾还得加上表示疑问的「-か」，句子才能表示疑问，即例句(3)'' 。

**(3)张三知道李四买了什么吗？**

(3)'' 張三 は 李四 が 何 を 買った か (を) 知っています か？

Zhangsan -wa Lisi -ga nani -wo katta -ka (-wo) shitte imasu -ka

张三 主题标 李四 主标 什么 宾标 买了 吗(宾标) 知道 尊敬标 吗

[<sub>S2</sub> 張三は [<sub>S1</sub> 李四が何を買った] か 知っています] か？(「か」后面的日语助词「を」可以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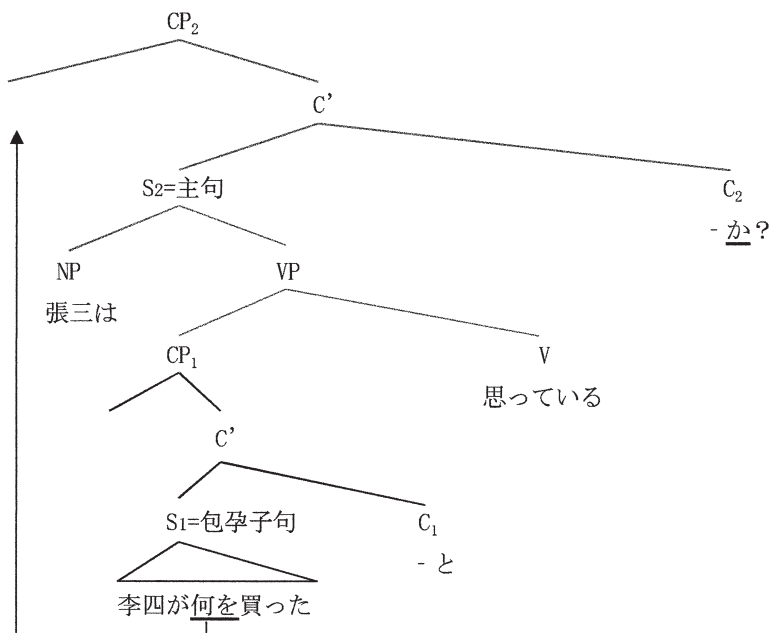
日语跟汉语一样，表面上没有象英语那样明显的(overt)疑问代词的移位。不过，日语疑问句里除了疑问代词以外，还有表示疑问的「-か」。而且这个「-か」的位置可以表示疑问的范围。疑问范围涉及到全句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暂时用下面划粗线的「-か」)，「-か」出现在主句的句尾位置；而疑问范围限制于包孕子句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暂时用下面划双线的「-か」)，「-か」出现在包孕子句的句尾位置。依靠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知道，日语虽然没有疑问代词的明显移位，不过「-か」和「-か」的不同位置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该句疑问的范围。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不妨假设日语也跟汉语一样，存在一种看不见的(covert)移位。就是说，日语的母语者在脑子里做语意解释的时候，按照「-か」或「-か」的不同位置，就可以知道疑问词所涉及的不同疑问范围。下面看看具体情况：

日语动词「思っている」(=想、think)允许「何/nani」一下子移位到主句的开头位置，所以得到(1)''''的结构，结果整个句子表示疑问；

(1) 张三以为李四买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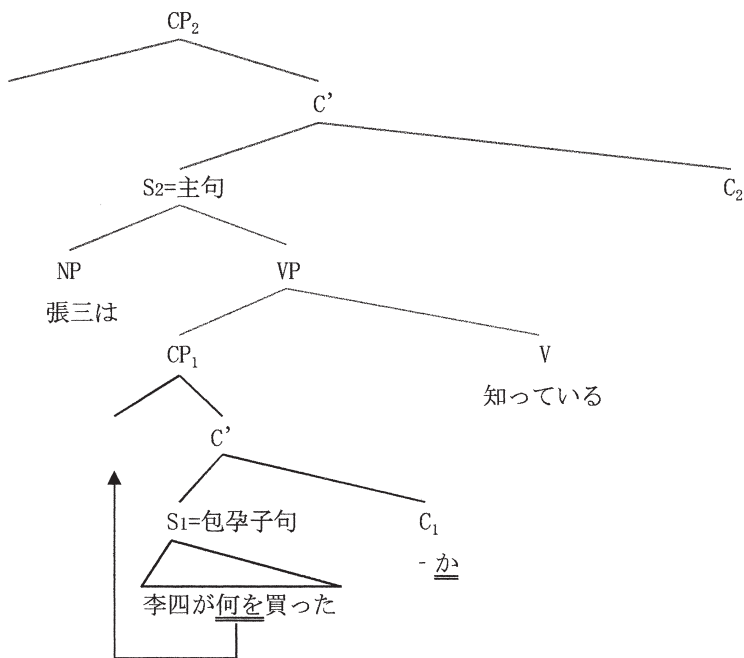
(1)'''' 何を<sub>i</sub> [ S<sub>2</sub> 張三は [ S<sub>1</sub> 李四が t<sub>i</sub> 買った] と思っています] か?



而「知っている」(=知道、know)只能允许「何/nani」移位到包孕子句的开头位置，所以得到(2)'''的结构，结果整个句子不表示疑问；

(2) 张三知道李四买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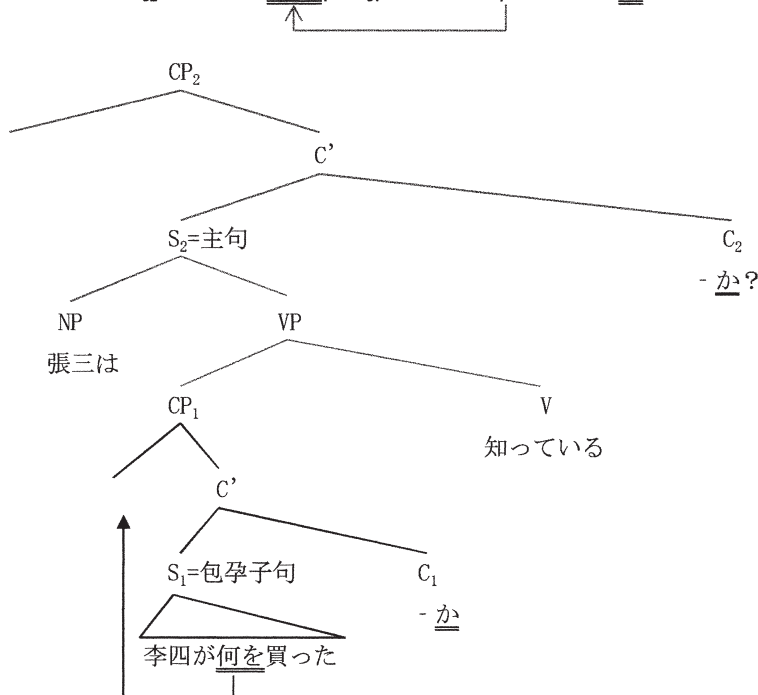
(2) ''' [ <sub>S2</sub> 張三は 何を<sub>i</sub> [ <sub>S1</sub> 李四が t<sub>i</sub> 買った ] か 知っています ]。



如果要把例句(2) ' ' ' 变成疑问句的话, 例句(2) ' ' ' 除了「-か」出现在包孕子句句尾以外, 「-か」还得出现在主句句尾 C<sub>2</sub> 的位置, 从而得到(3) ' ' ' ' 的结构, 整个句子才能表示疑问。

(3) 张三知道李四买了什么吗?

(3) ' ' ' ' [ s<sub>2</sub> 張三は 何を<sub>i</sub> [ s<sub>1</sub> 李四が t<sub>i</sub> 買った] か 知っています] か?



通过以上观察我们可以得知:英语疑问句里的移位是“显性移位”的典型, 而汉语疑问句里的移位是“隐形移位”的典型。那么, 日语疑问句里的移位看上去好像正处于英语和汉语的中间。在日语疑问句里, 跟汉语一样, 没有疑问代词的显性移位。不过因为日语「終助詞: -か」会出现在两个不同的位置, 一个在主句句尾, 一个在包孕子句句尾, 所以跟英语一样比较明显地表达出疑问代词所涉及的疑问范围。那么, 我们不妨假设虽然日语里没有疑问代词的显性移位, 但是在语意解释的时候, 疑问代词有一种隐形的移位。这样看来, 在汉语里假设一种疑问代词的隐形移位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5. 结语

在本稿我们以汉语疑问句里的一个现象为线索, 讨论了一些日汉语言对比分析的可能性。从中得知, 对于一个语言看不见的现象, 如果通过另一个语言的角度再分析的话, 往往能看得很清楚。我们认为语言对比分析的意义就在这一点上。

注

1) 例句(1)~(3)不是望月 1981 的,而是来自 Huang2009 7.4 节里的。不过采用例句(1)~(3)进行讨论并不违背望月 1981 的主张,反而把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显得更清楚。

2) 跟注 1) 一样,这里的例句也不是 Huang1982 的,而是 Huang2009 的。不过这里用 Huang2009 的例句也不影响本稿的内容。

参 考 文 献

- Huang, C.-T. James 1982a, Move *wh* in a language without *wh*-movement. *The Linguistic Review*, 1:369-416
- 1982b,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 Huang, C.-T. James, Li, Y.-H. Audrey, Li. Yafei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 260-28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北川善久・上山あゆみ 2004, 『生成文法の考え方』. 125-128 頁, 研究社
- 望月八十吉 1980. 6, 「中国語の世界創造的述語」. 『中国語』, 6 月号, 22-25 頁, 大修館書店
- 1980. 12, 「‘か’ と ‘の’ と ‘と’」. 《日语学习与研究》, 4 期, 10-12 頁, 北京对外贸易学院
- 1981, 「关于汉语谓语的一个问题」. 《语文研究》, 第 1 辑
- 西垣内泰介 1999, 『論理構造と文法理論——日英語の WH 現象——』. 17-36 頁, くろしお出版
- Watanabe, Akira 1992, Subjacency and S-Structure movement of *wh*-in-situ.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255-292
- 山口直人 2015 「日汉语言对比分析的意义(日中言語対照分析の意義)」. 『中国言語文化学研究』, 第 4 号, 65-80 頁, 大東文化大学大学院外国語学研究科 中国言語文化学専攻

## 第四讲：“游离数量词”的日汉对比分析——“移位”“语迹”“非宾格假设”

## 0. 前言

在第二讲里我们观察了否定句带副词性成分时的日汉对比分析，结果发现日语容易产生歧义，而汉语没有歧义。在这一点上，日汉两语不一致。接着在第三讲里我们观察了包孕子句里的疑问代词的疑问意义所涉及的范围之别，结果发现日语的疑问范围是比较显性的，而汉语的疑问范围是完全隐性的。在这一点上，日汉两语还是不一致。那么，现在我们继续观察另一个语言现象。跟上面的观察不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日汉两语之间共同存在的一个一致的语言现象，那就是“游离数量词”现象。

“游离数量词”这个词我估计在场的听众可能不太熟悉。“游离数量词”的英语原文是 *floating quantifier*，“游离数量词”是 *floating quantifier* 的日译。不过，因为英语没有量词，而且英语没有严格意义的、像日汉两语具有的由“数词+量词”构成的数量词结构，所以“游离数量词”的研究在英语里不太完整。我认为就“游离数量词”现象来说，还是以日语为对象的研究既丰富又完整。那么，汉语的情况如何呢？

我是差不多十年前开始对汉语的游离数量词现象感兴趣的。不过，开始研究之后马上就发现，当时汉语语法学界几乎无人对游离数量词做过研究的。据我管见，这个情况到现在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其中沈阳先生 1995、1996 年的论文可以看成有关汉语游离数量词现象的初步研究。1995 年的论文是刊登在《世界汉语教学》第 1 期的，题目是〈数量词在名词短语移位结构中的作用与特点〉；1996 年的论文是刊登在《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1 期的，题目是〈汉语句法结构中名词短语部分成分移位现象初探〉。不过，从他的论文题目中我们可以看到，沈先生把游离数量词现象当做“名词短语的部分成分移位”来分析，而且当时沈先生也没有用类似于“游离数量词”这样的说法。所以我估计，当时沈先生的脑子里没有所谓游离数量词这一概念。

去年(2013 年)《当代语言学》杂志的第 1 期刊登了一篇论文。这是吴庚堂先生的〈量词浮游的动因〉一文。我认为这可能算是有关汉语游离数量词现象的最新研究。吴先生用的“量词浮游”是英语 *quantifier float* 的汉译，意思跟 *floating quantifier* 一样。不过，“浮游”这个词我觉得在汉语里好像有点儿陌生，还不太普及。而且“浮游”这个词在日语里的印象不太好。我们一听“浮游”，马上就联想到“浮游灵”这个在日本的恐怖片里经常听到的一个很可怕的词。什么叫“浮游灵”呢？“浮游灵”就是人死了以后，浮游在人世间的一种冤魂。它常常缠身附体致人而死。而我本人确实是这十几年来被游离数量词的问题缠身附体而困扰的。所以还是不愿意用吴先生的“量词浮游”这个词，还是用“游离数量词”这个术语来进行分析。

那么，什么叫“游离数量词”现象呢？简单讲是“在句子里分离存在的数量词和名词在语意解释上可以结合在一起的现象”。换句话说，在句子里跟名词离得很远的数量词能修饰这



个名词的现象。先请看日语的例子。

(1) 学生 が 今日 3人 本 を 買った。<今天有三个学生买书了>

Gakusei -ga kyoo sannin hon -wo katta

学生 主标 今天 三个 书 宾标 买了

(2) 花子 が ペン を 今日 3本 買った。<今天花子买了三枝笔> (以上例句来自

Miyagawa1989 28 页)

Hanako -ga pen -wo kyoo sanbon katta

花子 主标 笔 宾标 今天 三枝 买了

在例句(1)里数量词「3人」(三个)和名词「学生」(学生)虽然被状语「今日」(今天)隔开而不连接,但是数量词「3人」(三个)修饰的是「学生」(学生)。同样,例句(2)里的数量词「3本」(三枝)和「ペン」(笔)虽然被状语「今日」(今天)隔开,不过数量词「3本」(三枝)修饰的是「ペン」(笔)。例句(1)是“主语的游离数量词”的例子,而例句(2)是“宾语的游离数量词”的例子。下面请看汉语的例子:

(3) 把衣服脱了一件。<服を1枚脱いだ>

(4) 杯子给打碎了一个。<コップを1個割ってしまった> (以上例句来自《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 55 页、227 页》)

在例句(3)里数量词“一件”修饰的是名词“衣服”,而在例句(4)里数量词“一个”修饰的是名词“杯子”。游离数量词所修饰的名词我们在下文中称“先行语(antecedent)”。就例句(3)而言,“一件”的先行语是“衣服”,就例句(4)而言,“一个”的先行语是“杯子”。

通过以上观察,我们可以知道,日汉两语都存在游离数量词现象。不过,再仔细观察就会明白,日汉两语虽然都有游离数量词现象,但是情况不完全一致。下面我们详细讨论这种差异。

## 1. 日汉两语游离数量词现象的初步比较

日汉两语之间游离数量词现象的最大差异就是其出现的位置。日语本身就是词序很灵活的语言,所以游离数量词在句子里出现的位置有好几种可能。另一方面,汉语的游离数量词在句中出现的位置只限于动词之后的“补语”位置。换句话说,汉语的游离数量词只能作为“数量补语”的身分才能出现。下面请比较日汉两语的情况。

先请看日语的情况:

(5) 学生 が 3冊 の 本 を 燃やした。(没有“游离”) <学生烧了三本书>

Gakusei -ga sansatsu -no hon -wo moyashita

学生 主标 三本 的 书 宾标 烧了

(6) 学生 が 本 を 3冊 燃やした。(数量词在宾语后)

Gakusei -ga hon -wo sansatsu moyashita

学生 主标 书 宾标 三本 烧了



(7) 学生 が 3冊、本 を 燃やした。(数量词在主语后)

Gakusei -ga sansatsu hon -wo moyashita  
 学生 主标 三本 书 宾标 烧了

(8) 3冊、学生 が 本 を 燃やした。(数量词在主语前)

Sansatsu Gakusei -ga hon -wo moyashita  
 三本 学生 主标 书 宾标 烧了

在例句(7)和(8)里，数量词「3冊」(三本)修饰的名词「本」(书)都在「3冊」(三本)的后面。按理讲，在这种情况下，把它们叫做“先行语”不恰当，应该叫做“后行语”了。不过，我们暂时忽视这个矛盾，还是仍然用“先行语”这个说法。

下面请看汉语的情况：

(9) 他烧了三本书。(没有“游离”)

(10) 他烧书烧了三本。(采取“动词拷贝”的方法，先行语“书”放在前动词的宾语位置)

(11) 他把书烧(掉)了三本。(采取“把字句”，先行语“书”放在“把”字的宾语位置)

(12) 他，书，烧了三本。(采取“宾语提前”的方法，先行语“书”放在动词前的位置)

(13) 书(呢)，他烧了三本。(同样采取“宾语提前”的方法，先行语“书”放在主语前的“主题”位置)

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下面的句子我们不能看成游离数量词现象，应该看做名词和数量词构成一个名词短语的例子。

(14) 学生 3人 が ケンカした。<学生三个打架了>

Gakusei sannin -ga kenkashita  
 学生 三个 主标 打架了

(15) 学生 が 本 3冊 を 燃やした。<学生烧了书三本>

Gakusei -ga hon sansatsu -wo moyashita  
 学生 主标 书 三本 宾标 烧了

## 2. 有关日语游离数量词现象的几个问题

虽然在日语里游离数量词出现的位置有几种可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能出现的位置是完全自由的。反而它能出现的位置有相当严格的限制。请看下例：

(16) 2人 の 友達 が 新宿 で 田中 先生 に 会った。(没有“游离”)

Futari -no tomodachi -ga Shinjyuku -de Tanaka sennsei -ni atta  
 两个 的 朋友 主标 新宿 在 田中 老师 跟 见了

<(有)两个朋友在新宿见了田中老师>

(17) 友達が2人、新宿で田中先生に会った。

(18) \*友達が新宿で田中先生に2人会った。(例(17)(18)来自 Miyagawa1989 28 页)

例句(18)之不合法,看上去是因为游离数量词「2人」(两个)跟其先行语「友達」(朋友)离得太远了。其实数量词和其先行语之间的距离不是决定句子合法度的主要原因。请比较下面两个例子(20)和(21):

(19) 2人 の 学生 が オフィス に 来た。(没有“游离”)

Futari -no gakusei -ga office(英) -ni kita

两个 的 学生 主标 办公室 到 来了

<(有) 两个学生到办公室来了>

(20) 学生が オフィスに 2人来た。 <学生到办公室来了两个>

(21) 学生が 昨日 遠路はるばると 指導教官 の オフィスに 2人来た。

kinoo enroharubaruto shidookyookan -no

昨天 千里迢迢 导师 的

<昨天学生千里迢迢到导师的办公室来了两个>

在例句(21)里,数量词「2人」(两个)和其先行语「学生」(学生)离得很远,但是(21)仍然是合法的句子。下面例句(23)的不合法更明确地证明游离数量词现象成立与否跟距离无关。

(22) 2人 の 子供 が ワハハと 笑った。(没有“游离”)

Futari -no kodomo -ga wahahato waratta

两个 的 小孩儿 主标 哇哈哈地 笑了

<(有) 两个小孩儿哇哈哈地笑了>

(23) \*子供がワハハと 2人笑った。(此例来自 Miyagawa1989 44 页, 例句稍加改变)

\*<小孩儿哇哈哈地笑了两个>

在例句(23)里,数量词「2人」(两个)和其先行语「子供」(小孩儿)之间的距离比例句(21)里的双方距离短得多,不过,(21)合法(23)却不合法。这样看来,为了使游离数量词现象成立,日语有几个要满足的条件。为了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现象, Miyagawa1989 采取生成语法的理论框架来诠释,其研究可以算是解释日语游离数量词现象最完整的一个。下面我们看看 Miyagawa1989 的分析方法。

### 3. Miyagawa1989 的分析

Miyagawa1989 为了解决日语游离数量词现象之谜,采取生成语法的两个重要概念来诠释。一个是“相互 c 统制制约”(mutual c-command requirement),另一个是“非宾格假设”(unaccusative hypothesis)。下面看看这两个概念究竟有什么内容。

#### 3-1 相互 c 统制制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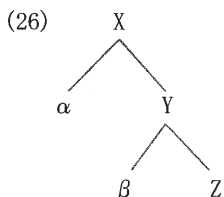
“相互 c 统制制约”这个概念是有关游离数量词与其先行语之间的句法限制,可以定义为如下:

(24) 游离数量词(或其“语迹”)和它修饰的先行语(或其“语迹”)之间必须保持“相互 c 统制”的关系。

为了了解相互 c 统制制约，我们先要了解“c 统制”这个概念。“c 统制”可以定义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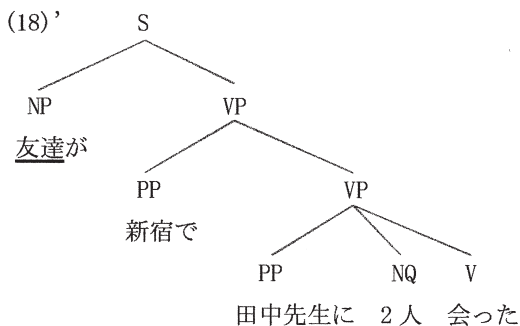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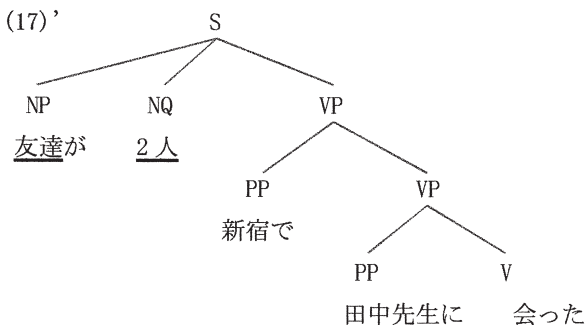
(25)  $\alpha$  与  $\beta$  互不“支配” (dominate) 对方，而“支配”  $\alpha$  的最短距离的“分叉节点”同时“支配”  $\beta$  时， $\alpha$  “c 统制”  $\beta$ 。

这个定义听起来很难理解，我们下面用图解释。



“支配”是从上往下的关系。X “支配” 它下面的所有成分：即  $\alpha$ 、Y、 $\beta$ 、Z。不过 X 连一个成分都不“c 统制”，因为 X 没有被任何分叉节点所“支配”。在图(26)里， $\alpha$  “c 统制” Y、 $\beta$ 、Z；Y “c 统制”  $\alpha$ ； $\beta$  “c 统制” Z；Z “c 统制”  $\beta$ 。其中  $\alpha$  与 Y 以及  $\beta$  与 Z 之间的关系就是“相互 c 统制”的关系。换句话说，相互 c 统制是一个分叉节点的左右两个成分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生成语法也称为“姐妹”关系。

对相互 c 统制这一概念有所了解之后，我们现在再比较例句(17)和(18)：注 1)



(S=句子、NP=名词短语、NQ=数量词(numeral quantifier)、PP=介词短语、V=动词、VP=动词短语)

在图(17)'里，「友達」(朋友)和「2人」(两个)之间有相互 c 统制的关系，所以例句(17)可以被接受。另一方面，在图(18)'里，「友達」(朋友)和「2人」(两个)之间没有相互 c 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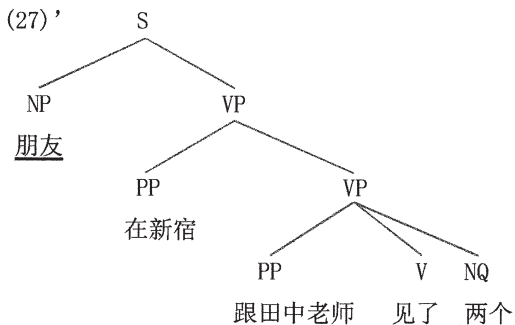
制的关系，所以例句(17)不能被接受。

这就是 Miyagawa1989 的诠释。下面，我们把 Miyagawa1989 的方法应用到汉语里面，看看 Miyagawa1989 的方法对汉语游离数量词现象的解释是否有效。

例句(17)的汉语译句只能是(27)：

**(27)\*朋友在新宿跟田中老师见了两个。**

显然，这个句子跟日语例句(18)一样，是不能被接受的句子，因为例句(27)的“朋友”和“两个”不能满足(24)“相互c统制制约”，结果游离数量词“两个”不能修饰先行语“朋友”。请看例句(27)的树形图(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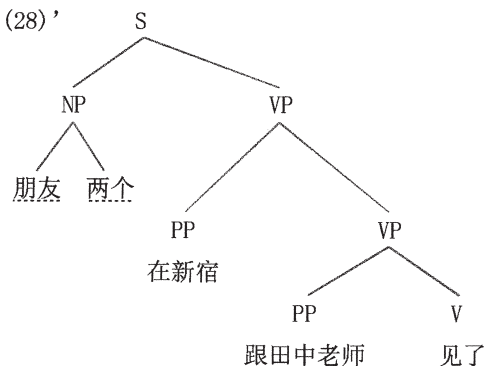


在图(27)’里，“朋友”和“两个”之间没有“相互c统制”的关系，结果例句(27)不能被接受。

也许有人主张，汉语还有下面(28)这样的句子。

**(28)朋友两个在新宿跟田中老师见了。**

不过，我们已经在上面说清楚了(请参看例句(14)(15))，“朋友两个”这种结构只能看成一个名词短语，而不能看成“游离数量词”。例句(28)的树形图为(28)’：



这里，“朋友”和“两个”在名词短语(NP)里面保持“相互c统制”的关系，因此例句(28)可以成为合法的句子。但是我们不能把“朋友两个”这种名词短语里面的“两个”看成“游离数量词”。

通过以上观察我们可以知道，在游离数量词现象里，日汉两语都有共同的原理在起作用。下面我们继续观察日汉两语的游离数量词现象。

这里我们再回到例句(20)和(23)。

(19) 2人の学生がオフィスに来た。(没有“游离”)

(20) 学生がオフィスに2人来た。

(22) 2人の子供がワハハと笑った。(没有“游离”)

(23) \*子供がワハハと2人笑った。

数量词没有“游离”的情况下，例句(19)和(22)都是合法的句子。但是，有意思的是数量词一旦经过“游离”之后，这两个句子的合法度判断就显然不同。例句(20)合法，例句(23)却不合法。我们将这两个日语句子译成汉语后就可以知道汉语的情况跟日语完全一样。

(29)=(20) 学生到办公室来了两个。

(30)=(23) \*小孩儿哇哈哈地笑了两个。

以上观察告诉我们，日汉两语的“游离数量词”现象很有可能具有共同的原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理引起这些现象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Miyagawa1989 采取了“非宾格假设”的看法。

### 3-2 非宾格假设

一般认为，动词可以分成“及物”和“不及物”两类。“非宾格假设”是将“不及物动词”再分成“非宾格动词”(unaccusative verb)和“非作格动词”(unergative verb)两类的看法。

将不及物动词分成两类的是依据“不及物动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主语”这一事实。为了了解这两种不同性质差别的主语，我们先用及物/不及物两用动词的例子来考察。

先看看日语的情况：

(31) 張三 が ドア を 開けた。<张三开了门> (及物动词)

ZhangSan -ga door(英) -wo aketa

张三 主标 门 宾标 开了

(32) 張三 が 笑った。<张三笑了> (非作格动词)

ZhangSan -ga waratta

张三 主标 笑了

(33) ドア が 開いた。<门开了> (非宾格动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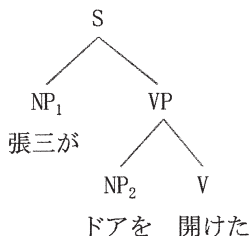
Door(英) -ga aita

门 主标 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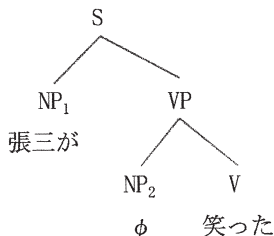
例句(33)描写的“门开了”这件事是例句(31)表示的“张三开了门”这个行为之后产生的结果。那么，我们可以说“门开了”这句话里的主语“门”本来是“张三开了门”这句话里的宾语。当然“门”也有自己开的时候。但是那时候也可以分析为“风(或其它动因)吹开了门”之后，导致“门开了”这件事的。那么，非宾格动词句“门开了”的主语“门”是“受事主语”。这一点跟“笑”的主语完全不同。例句(32)表示的“张三笑了”这个行为的主语“张三”是这个行为的“施事”。非作格动词句“张三笑了”的主语“张三”是“施事主语”。

为了更明确地描写例句(31)~(33)里主语的差异，我们用树形图来描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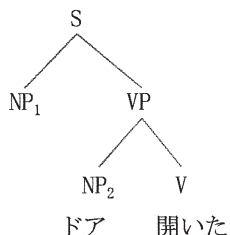
(31)' 及物动词<张三开了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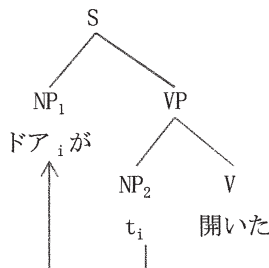
(32)' 非作格动词<张三笑了>



(33)' 非宾格动词<门开了>



⇒



通过树形图(31)' ~ (33)' 的比较我们得知, 及物动词的主语和非作格动词的主语有共同的性质。就是说, 它们本来就生成于主语位置的高位名词短语 NP<sub>1</sub> 位置; 另一方面, 非宾格动词的主语跟及物动词的宾语一样, 本来生成于宾语位置的低位名词短语 NP<sub>2</sub> 位置。然后, 非宾格动词的主语经过“移位”(movement), 提升(raising)到主语位置的高位名词组 NP<sub>1</sub> 位置。换句话说, 就主语名词在树形图所占的位置而言, 非作格动词主语跟及物动词主语有共同点; 非宾格动词主语跟及物动词宾语有共同点。有意思的是, 上面的语言事实就在日英汉 3 种语言里共同存在。

(34) Zhangsan opend the door. (及物动词)

(35) Zhangsan laughed. (非作格动词)

(36) ↑ opend the door. (非宾格动词)

(37) 张三 开了 门。 (及物动词)

(38) 张三 笑了。 (非作格动词)

(39) ↑ 开了 门。 (非宾格动词)

鉴于上述观察, 我们可以对“非作格动词”和“非宾格动词”下如下定义:

(40)

**非作格动词:** 以施事为主语的不及物动词。主语生成于高位名词组 NP<sub>1</sub> 位置。

**非宾格动词:** 以受事为主语的不及物动词。主语本来生成于低位名词组 NP<sub>2</sub> 位置, 然后经过移位, 提升到高位名词组 NP<sub>1</sub> 位置。

这里有一个问题要弄清楚。那就是本来生成于低位名词短语 NP<sub>2</sub> 位置的非宾格主语, 到底

由什么动因经过移位之后，提升到高位名词短语 NP<sub>1</sub> 位置这一问题。这是因为 GB 理论所主张的“格式过滤”(case filter)所引起的。“格式过滤”要求所有的名词要具有“抽象格”(Case)。因为非宾格动词缺乏给它的宾语赋予“抽象格”的能力，所以非宾格动词的 NP<sub>2</sub> 名词短语在原来的位置得不到“抽象格(这里是宾格)”。因此 NP<sub>2</sub> 名词短语应该提升到高位名词短语 NP<sub>1</sub> 位置，在那里获得“主格”，句子才能成立。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非宾格假设”的概念，我们再看看一个日语状语修饰对象时所能观察到的不同情况。据影山太郎 1993(54 页)，日语状语「たくさん」(=很多)只能修饰 V' 里的成分，而不能修饰比 V' 更高层次的成分。下面拿「飲む」(=喝：及物动词)、「走る」(=跑：非作格动词)、「来る」(=来：非宾格动词)这 3 个性质不同的动词为例进行观察。通过观察得到的语言事实从另一个侧面可以支持“非宾格假设”的正确性。

**(41) たくさん飲んだ。<喝了很多>**

=“喝”的对象(水、酒等)很多，不是“喝”的人很多。⇒例句(41)的「たくさん」不能修饰及物动词的主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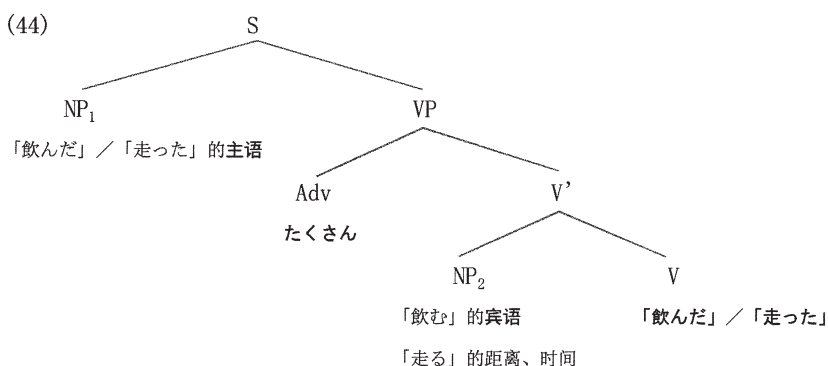
**(42) たくさん走った。<跑了很多>**(请注意：这里的汉语译文“跑”是“迅速前进”的意思，不是“逃走”的意思)

=“跑”的距离、时间很多，不是“跑”的人很多。⇒例句(42)的「たくさん」不能修饰非作格动词的主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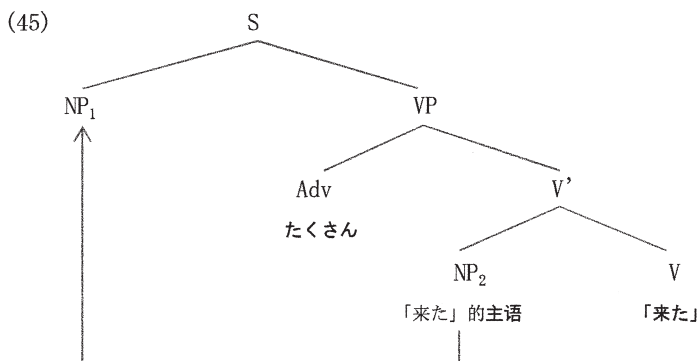
**(43) たくさん来た。<来了很多>**

=“来”的人很多。⇒例句(43)的「たくさん」能修饰非宾格动词的主语。

通过以上观察得知，在「たくさん」能否修饰主语这一点上，非宾格动词的主语显示跟其它两个动词(即：及物动词和非作格动词)的主语不同的结果。这是因为非宾格动词的主语本来生成于动词的宾语位置，而这个位置就在于 V' 下面。请看下图：(Adv=状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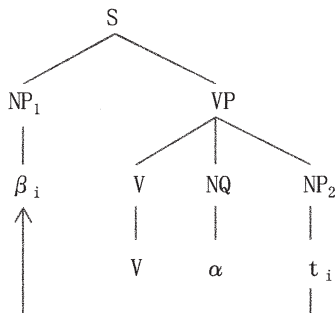
影山 1993 主张：“「たくさん」只能修饰 V' 下面的成分”。这就意味着“「たくさん」只能修饰它所 c 统制的成分”。由于「飲む」和「走る」的主语本来就生成于高位名词短语 NP<sub>1</sub> 位置，而这个位置高于「たくさん」，因此「たくさん」没法修饰「飲む」和「走る」的主语。与之相对，「来る」的主语虽然最终提升到高位名词短语 NP<sub>1</sub> 位置，但是它本来生成于低位名词短语 NP<sub>2</sub> 位置，它移到 NP<sub>1</sub> 位置后，在原来的 NP<sub>2</sub> 位置里留下了它的“语迹”，而「たくさん」c 统制这个“语迹”。因此「たくさん」可以修饰「来る」的主语。

到现在为止，我们花了很多篇幅对“相互 c 统制”与“非宾格假设”这两个概念做了详细的解释。希望大家对这两个概念有所了解。下面看看日汉两语“游离数量词”现象的详细信息。

#### 4. 日汉两语的“游离数量词”现象

上面我们解释了“相互 c 统制”和“非宾格假设”这两个概念。那么，说了半天，归根结底“游离数量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的话，“距离之远不会影响姐妹间的骨肉之情”这个意思。



在上图， $\beta_i$  本来在 NP<sub>2</sub> 的位置跟  $\alpha$  邻接的，不过  $\beta_i$  经过移位提升为 NP<sub>1</sub> 的位置。我们从  $\beta_i$  和  $t_i$  的下标“i”可以知道这个移位。经过移位  $\alpha$  和  $\beta_i$  离得远了，不过  $\alpha$  和  $\beta_i$  本来是同一个母亲 VP 生下来的亲生姐妹，所以她们俩很清楚地知道她们之间有非常密切的、想切也切不开的“骨肉之情”。“本是同根生，相问何太远”。“游离数量词”现象就是这个意思。



下面我们按照动词的不同性质分别观察汉语的“游离数量词”现象。

4-1 非作格动词

(46)=(22) 2人の子供がワハハと笑った。(没有“游离”)

<(有)两个小孩儿哇哈哈地笑了>

(47)=(23) \*子供がワハハと 2人笑った。

< \*小孩儿哇哈哈地笑了两个 >

(48) 1羽の 小鳥 が 空 を 飛んでいる。(没有“游离”)

Ichiwa -no kotori -ga sora -wo tondeiru

一只 的 小鸟 主标 天空 在 飞着

<(有)一只小鸟在空中飞着>

(49) \*小鳥が空を 1羽飛んでいる。

< \*小鸟在空中飞着一只 >

(50) 3人の 選手 が 運動場 を 走っている。(没有“游离”)

Sannin -no sensyu -ga undoojyoo -wo hashitteiru

三个 的 运动员 主标 操场 在 跑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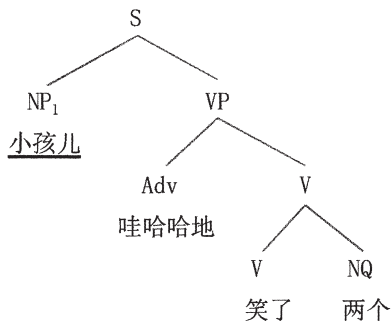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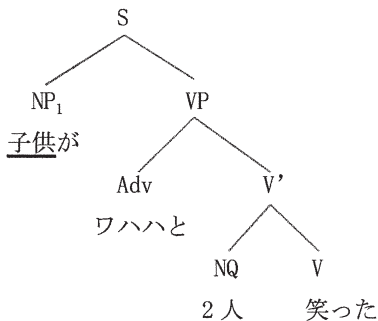
<(有)三个运动员在操场上跑着>

(51) \*選手が運動場を 3人走っている。

< \*运动员在操场上跑着三个 >

现在以例句(47)为代表，看看它的树形图：

(52)=(47)



从图(52)里可以看出，游离数量词「2人」(两个)和「子供」(小孩儿)之间没有“相互c统制”的关系，结果导致(47)句的不合法。其它例句(49)(51)可以依此类推。

4-2 及物动词

及物动词有两个“项”，即主语和宾语。由于主语和宾语在句子中的层次位置不同，所以主语和宾语所带的数量词能否游离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下面分别观察主语和宾语的情况。

4-2-1 数量词从及物动词主语的游离

(53)=(16) 2人の 友達が新宿で田中先生に会った。(没有“游离”)

<(有)两个朋友在新宿见了田中老师>

(54)=(18)\*友達が新宿で田中先生に2人会った。

<\*朋友在新宿跟田中老师见了两个>

(55)3人の学者が自分の著書を燃やした。(没有“游离”)

Sannin -no gakusya -ga jibun -no tyosyo -wo moyashita

三位 的 学者 主标 自己的 著作 宾标 烧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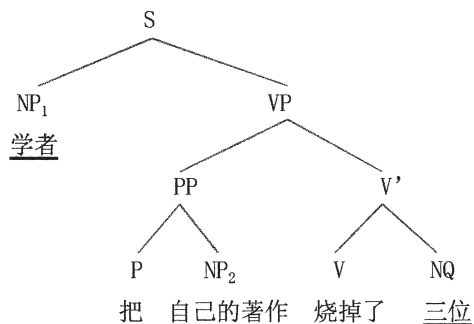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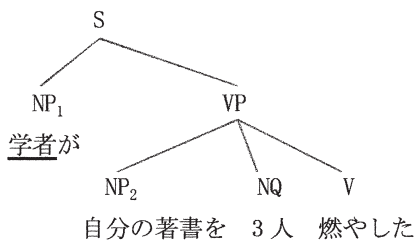
<(有)三位学者把自己的著作烧掉了>

(56)\*学者が自分の著書を3人燃やした。

<\*学者把自己的著作烧掉了三位>

(54)之所以不合法,我们在第3章的图(18)'和(27)'里已经观察过了。这里以例句(56)为例,看看它的树形图:

(57)=(56)



从图(57)里可以看出,游离数量词「3人」(三位)和先行语「学者」(学者)之间没有“相互c统制”的关系,因此导致(56)句的不合法。

#### 4-2-2 数量词从及物动词宾语的游离

及物动词宾语又可以分成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两类。下面分别观察这两类宾语的情况。

##### 4-2-2-1 数量词从直接宾语的游离

我们假定数量词从直接宾语游离开来之时,它产生于直接宾语的定语位置。

(58)=(5)学生が3冊の本を燃やした。(没有“游离”)

<学生烧掉了三本书>

(59)=(6)学生が本を3冊燃やした。

<学生把书烧掉了三本>

(60)張三は私に3冊の本を送ってくれた。(没有“游离”)

ZhangSan -wa watashi -ni sansatsu -no hon -wo okur -tekure -ta → okuttekureta

张三 主题标 我 给 三本 的 书 把 送 表示动作方向了

<张三给我送了三本书>

(61)張三は本を私に3冊送ってくれた。

<张三把书给我送了三本>

(62) 張三 は 李四 に 3人 の 女友達 を 紹介した。(没有“游离”)

ZhangSan -wa LiSi -ni sannin -no onnatomodachi -wo syookaishi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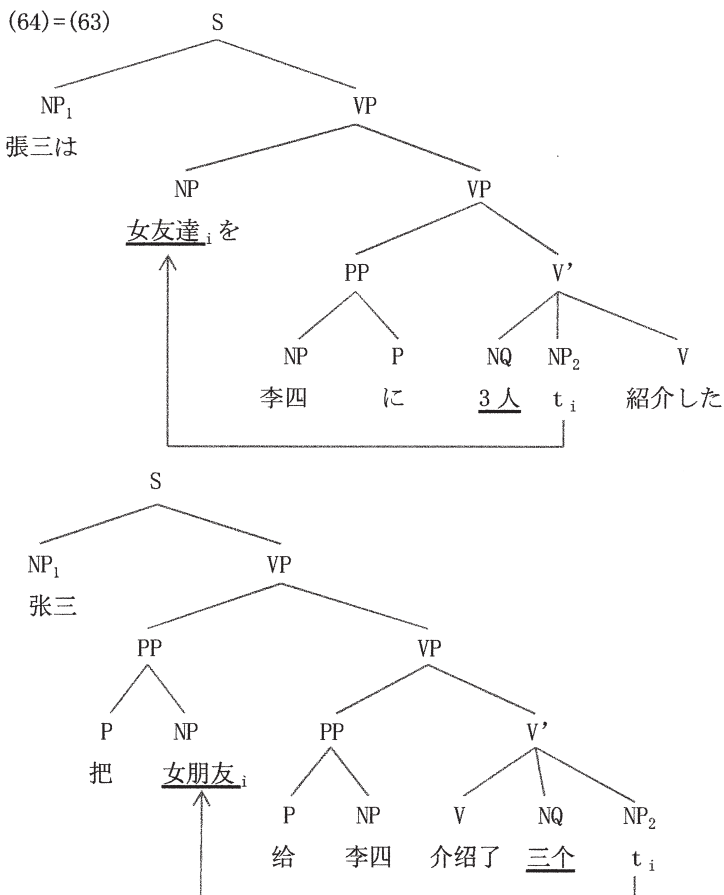
张三 主题标 李四 给 三个 的 女友友 宾标 介绍了

<张三给李四介绍了三个女友友>

(63) 張三は女友達を李四に3人紹介した。

<张三把女友友给李四介绍了三个>

这里我们以例句(63)为例进行考察。请看图(64)：



从图(64)里可以看到，游离数量词「3人」（三个）和其先行语「女友達<sub>i</sub>」（女友友<sub>i</sub>）的语迹 t<sub>i</sub> 在 V' 里有“相互 c 统制”的关系，从而导致(63)句的合法性。其它例句(61)也可以依此类推。

#### 4-2-2-2 数量词从间接宾语的游离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日语的直接宾语用「格助詞-を(wo)」来表示，而间接宾语一般用「格助詞-に(ni)」来表示。一般认为，表示直接宾语的「-を」不产生分叉节点；与此相反，表

示间接宾语的「-に」产生分叉节点。这一点我们在上一节分析图(64)时在树形图的描绘里已经反映出来了。表示间接宾语的“李四に／给李四”分析为介词短语PP，其中P和NP产生分叉节点。我们现在分析数量词从间接宾语的游离时，这一点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请看下列例句：

(65) 張三 は 恋文 を 3人の女友達 に 書き送った。(没有“游离”)

ZhangSan -wa koibumi -wo sannin -no onnatomodachi -ni kakiokutta

张三 主题标 情书 宾标 三个 的 女朋友 给 寄了

<张三把情书寄给了三个女朋友>

(66) \*張三 は 恋文 を 女友達 に 3人 書き送った。

<\*张三把情书给女朋友寄了三个>

(67) 張三はそのきれいな娘を 2人の男友達 に 紹介した。(没有“游离”)

ZhangSan -wa sono kireina musume -wo futari -no otokotomodachi -ni syookaishi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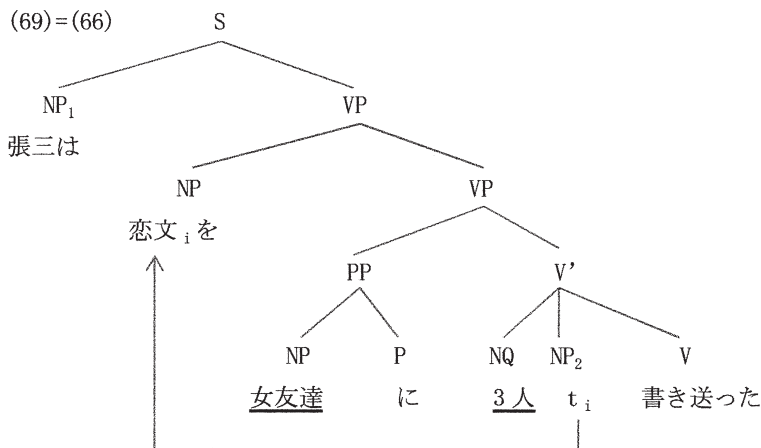
张三 主题标 那个 漂亮的 姑娘 宾标 两个 的 男朋友 给 介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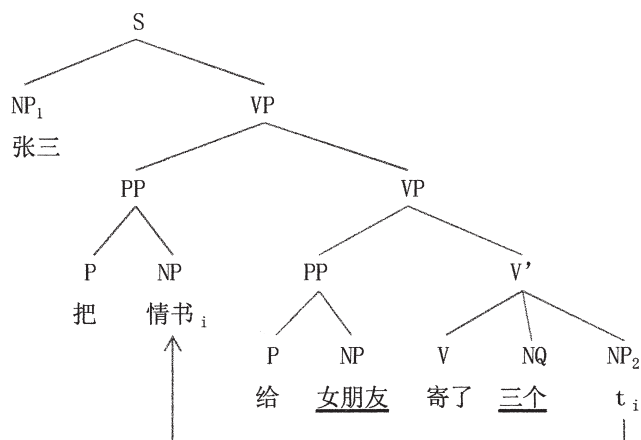
<张三给两个男朋友介绍了那个漂亮的姑娘>

(68) \*張三はそのきれいな娘を 男友達 に 2人 紹介した。

<\*张三把那个很漂亮的姑娘给男朋友介绍了两个>注2)

这里我们以例句(66)为例看看它的树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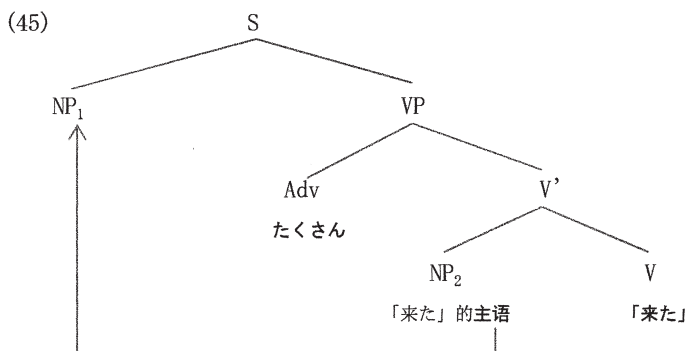




从上图(69)得知,与图(64)不同,游离数量词「3人」(三个)和其先行语「女友達」(女朋友)之间没有“相互c统制”的关系,因此导致(66)句的不合法。其它例句(68)可以依此类推。

#### 4-3 非宾格动词

我们在图(45)已经看到了,非宾格动词的主语本来是产生于宾语(NP<sub>2</sub>)位置,然后经过“移位”提升到主语(NP<sub>1</sub>)位置。



这就是数量词从非宾格动词主语可以游离的原因。

(19) 2人 の 学生 が オフィス に 来た。(没有“游离”)

<(有)两个学生到办公室来了>

(20) 学生 が オフィス に 2人 来た。<学生到办公室来了两个>

(70) 3人 の 学者 が 北京 から 来た。(没有“游离”)

Sannin -no gakusya -ga Pekin -kara kita

三位 的 学者 主标 北京 从 来了

<(有)三位学者从北京来了>

(71) 学者 が 北京 から 3人 来た。<学者从北京来了三位>

(72) 5匹の豚 が病気で死んだ。(没有“游离”)

Gohiki no buta ga byooki de shind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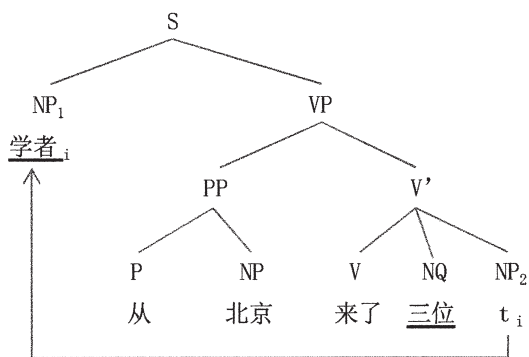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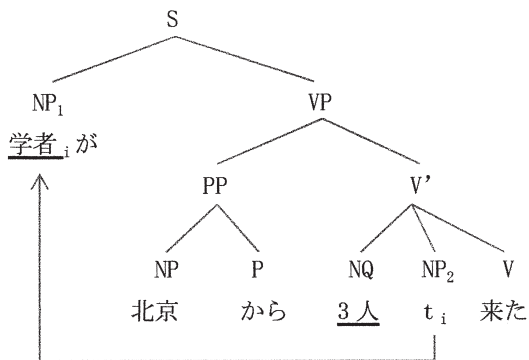
五匹 的 猪 主标 病 原因 死了

<(有)五匹猪病死了>

(73) 豚が病気で5匹死んだ。<猪病死了五匹>

这里以例句(71)为例看看它的树形图:

(74)=(71)



从上图(74)我们得知, 游离数量词「3人」(三位)和其先行语「学者<sub>i</sub>」(学者<sub>i</sub>)的语迹 t<sub>i</sub>之间有“相互c统制”的关系, 因此(71)句可以成立。其它例句(73)依此类推。

到此为止, 我们观察了所有动词类型里能看到的游离数量词现象。下面继续观察数量词从介词短语游离的情况。通过“相互c统制制约”的观点我们可以预测, 数量词从介词短语的游离是不能容许的。其原因是因为介词短语PP, 其中的介词P和它的宾语NP产生分叉节点, 所以数量词NQ和它所修饰的先行语NP之间得不到“相互c统制”的关系。语言事实告诉我们, 这个预测是正确的。

4-4 数量词从介词短语的游离

(75) 百万長者 が 2つ の 直轄市 から 来た。(没有“游离”)

Hyakumantyojya ga futatsu no tyokkatsushi kara kita

百万富翁 主标 两个 的 直辖市 从 来了

<百万富翁从两个直辖市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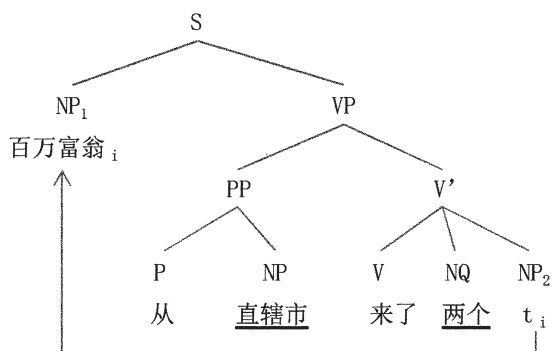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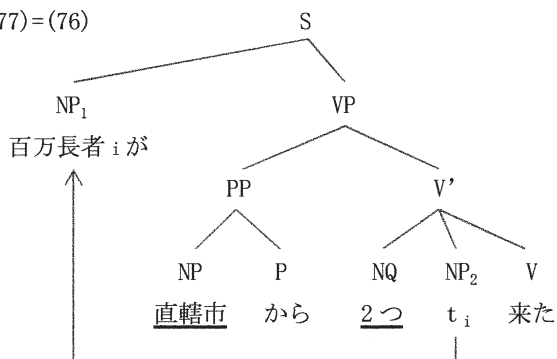
(76)\* 百万長者が直轄市から2つ来た。

\*百万富翁从直辖市来了两个。

(76)的「2つ」(两个)不能修饰「直辖市」(直辖市)。下面请看例句(76)的树形图(77):

请注意,在汉语里,这里的“两个”应该修饰“直辖市”,结果句子不合法。如果这里的“两个”修饰“百万富翁”的话,句子可以成立。不过,这不是数量词从“介词短语”游离的例子,而是数量词从“非宾格动词主语”游离的例子,所以当然可以被接受。请参照4-3节里的讨论。在日语里,「2つ」(futatsu)是专门修饰无生物的数量词,没法修饰生物名词的「百万長者」。如要修饰「百万長者」的话,应该用「2人」(futari)。

(77)=(76)



从上图(77)我们得知,游离数量词「2つ」(两个)和其先行语「直辖市」(直辖市)之间没有“相互c统制”的关系,结果例句(76)不能成立。

5. 结语

在这次讲演我们考察了三种不同的语言现象。在第一讲里我们简单了解生成语法的理论框架之后，在第二讲里观察了否定句带副词性成分时的日汉对比分析，结果发现日语容易产生歧义，而汉语没有歧义。就在这一点上，日汉两语不一致。接着在第三讲里我们观察了包孕子句里的疑问代词的疑问意义所涉及的范围之别，结果发现日语的疑问范围是比较显性的，而汉语的疑问范围是完全隐性的。就在这一点上，日汉两语还是不一致。最后第四讲里我们通过日汉两语的“游离数量词”现象得知，在“游离数量词”现象里，日汉两语基本上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就在这一点上，日汉两语是一致的。

通过以上观察我们同时得知，我们做语言对比分析的时候，光做表面上的对比的话，它的意义不是很大：光说日语怎么怎么样，汉语怎么怎么样；光说日语和汉语这一点一样，那一点不一样，这没什么真正的意义。重要的是通过对比分析能找到在日汉两语所存在的一个共同的原理，而且从这个原理出发能解释日汉两语之间所存在的共同点或相差点。

我认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用生成语法的理论框架来研究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 注

- 1): 现在的生成语法采取“两叉(binary branching)原则”，不容许树形图的树枝分成三枝以上。不过，我们仍然采取当时的树形图来考察。
- 2): 这里的“两个”应该修饰“男朋友”，结果句子不合法。如果这里的“两个”修饰“很漂亮的姑娘”的话，句子可以成立。不过，这不是从“间接宾语”游离数量词的例子，而是从“直接宾语”游离数量词的例子，所以当然可以被接受。请看4-2-2-1节里的讨论。

## 参考文献

- Chomsky, Noam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Foris, Dordrecht.
- 顾 阳 1996, 「生成语法及词库中动词的一些特性」. 《国外语言学》, 第3期, 1-16页
- 黄 正德 1990, 「中文的两种及物动词和两种不及物动词」. 《第二届世界华文教育研讨会论文集 理论与分析篇》(上册), 39-59页, 世界华文出版社
- 井上和子 1978, 『日本語の文法規則』: 大修館書店
- Ishii, Yasuo 1999, A Note on Quantifiers in Japanese. *Linguistics: In Search of the Human Mind—A Festschrift for Kazuko Inoue*, pp. 236-267 : KAITAKUSHA
- 影山太郎 1993, 『文法と語形成』: ひつじ書房
- 1996, 『動詞意味論——言語と認知の接点——』: くろしお出版
- 加藤重弘, 1997 「日本語数量詞に見る認知とテキスト戦略」. 『言語』10月号 90-95頁: 大



修館書店

Susumu Kuno, Ken-ichi Takami, Yuru Wu 1999 *Quantifier Scopepe in English, Chinese, and Japanese. Language* Vol. 75, No. 1, pp. 63-111

呂 叔湘 主编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 商务印书馆

木村英樹 1981, 「付着の“着/zhe/”と消失の“了/le/”」. 『中国語』, 7月号 24-27頁, 17頁: 大修館書店

林 璋 2002, 「中国語の数量詞とアスペクト」. 『日中言語対照研究論集』, 第4号, 91-105頁: 白帝社

町田 健・井上優 2002, 『日本語文法の仕組み』: 研究社

三原健一 1998 a, 「数量詞連結構造と「結果」の含意」(上・中・下). 『言語』6月~8月号: 大修館書店

三原健一 1998 b, 『生成文法と比較統語論』: くろしお出版

Miyagawa, Shigeru 1989, *Syntax and Semantics 22: Structure and Case Marking in Japanes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中川正之・李 浚哲 1992, 「日中両国語における数量表現」. 『日本語と中国語の対照研究論文集(上)』95-116頁: くろしお出版

沈 阳 1995, <数量詞在名詞短語移位結構中的作用與特點>. 《世界漢語教學》, 第1期, 14-20頁

—— 1996, <漢語句法結構中名詞短語部分成分移位現象初探>. 《語言教學與研究》第1期, 21-39頁

高見健一 2001, 『日英語の機能的構文分析』: 鳳書房

高見健一・久野 暉 2002, 『日英語の自動詞構造』: 研究社

吳庚堂 2013, <量詞浮游的動因>. 《當代語言學》第1期, 35-44頁

山口直人 2005, 「中国語の遊離數量詞」. 『日中言語対照研究論集』, 第7号, 114-131頁

楊 素英 1999, <從非賓格動詞現象看語義與句法結構之間的關係>. 《當代語言學》, 第1期, 30-43頁

2014. 12. 24 讲演结束后的问答:

徐爱红老师问:

有关第二讲, 日语歧义句的问题:

因为在日常会话当中有一定程度的上下文或交际双方之间所存在的常识等的关系, 山口老师举的这种歧义句实际上不会成为双方会话沟通的障碍吧?

- (1a) 顔ぜんぶ日焼けさせない。 = 「ぜんぶ」 > 「-ない」  
(1b) 顔ぜんぶ日焼けさせない。 = 「-ない」 > 「ぜんぶ」  
(2a) 女性はすべてを手にできない。 = 「すべて」 > 「-ない」  
(2b) 女性はすべてを手にできない。 = 「-ない」 > 「すべて」  
(5a) 先生はヒロシだけを誉めなかったよ。 = 「だけ」 > 「-ない」  
(5b) 先生はヒロシだけを誉めなかったよ。 = 「-ない」 > 「だけ」

山口答:

徐老师说得对。有了上下文, 这种歧义是不发生的。不过, 比如法律上的条文或合同时的条约等没法依靠文字以外的信息来判断句义的文章里, 这种歧义句会引起麻烦。

徐爱红老师问:

有关第三讲, 疑问词的疑问范围的问题:

望月老师是怎么解释在例句(1)到(3)里能看到的这些现象呢?

- (1) 张三以为李四买了什么? <張三は李四が何を買ったと思っていますか?>  
(2) 张三知道李四买了什么。<張三は李四が何を買ったか(を)知っています>  
(3) 张三知道李四买了什么吗? <張三は李四が何を買ったか(を)知っていますか?>

山口答:

由于时间的关系, 讲演里我没详细说明望月老师提到的“世界创造性”这一很重要的概念。望月老师就是依靠这个概念解释问题的。简单讲, 以“以为”等为代表的所谓“非叙述谓语”有“世界创造性”, 所以它导致疑问词的疑问范围能涉及到全体句子; 与此相反, 以“知道”等为代表的所谓“叙述谓语”没有“世界创造性”, 所以它把疑问词的疑问范围只限制于包孕句子里面, 不能涉及到全体句子。

徐爱红老师问:

这么说, 这些现象是主要依靠谓语本身的语意而引起的吗?

山口答:

说得对。

谭甜甜同学问：

有关第二讲，日语歧义句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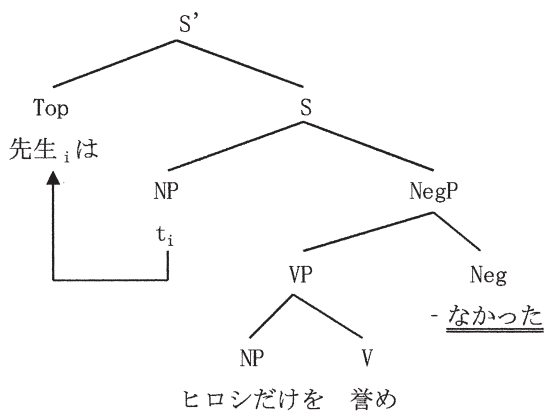
没有重音的情况下，例句(1)、(2)、(5)表示“部分否定”，不过有了重音，句子变成“全部否定”的吗？

- (1a) 顔ぜんぶ日焼けさせない。 = 「ぜんぶ」 > 「-ない」  
 (1b) 顔ぜんぶ日焼けさせない。 = 「-ない」 > 「ぜんぶ」  
 (2a) 女性はすべてを手にできない。 = 「すべて」 > 「-ない」  
 (2b) 女性はすべてを手にできない。 = 「-ない」 > 「すべて」  
 (5a) 先生はヒロシだけを誉めなかったよ。 = 「だけ」 > 「-ない」  
 (5b) 先生はヒロシだけを誉めなかったよ。 = 「-ない」 > 「だけ」

山口答：

对。在一般情况下，例句(5)有图(17)的结构。没有把重音放在「だけ」的时候，否定词「なかった」高于副词「だけ」，所以「なかった」的辖域比「だけ」大。但是，把重音放在「だけ」的话，「だけ」提升到比否定词「なかった」更高的位置，所以「だけ」的辖域比「なかった」大。不过，在日常会话当中因为受到上下文或常识等的影响，也有时候虽然「だけ」不带重音，「だけ」的辖域仍然比「なかった」大。

(17)



刁嘉程同学问：

有关第二讲，日语歧义句的问题：

副词和否定词共现时日语句子发生歧义的现象没有例外吗？

山口答：

例外总是有的。所以我们语言工作者的任务就是遇到了例外，纠正理论，把它成为连例外都能解释的更完整的理论。

宋波同学问：

有关第三讲疑问词的疑问范围的问题：

我开始学日语的时候，我也犯过跟山口老师所提到的病句(\*他是谁吗?/\*现在几点吗?)一样的错误。比如说，「山田さんは社長になれるかと思いますか?」这是不是受到母语(汉语)的影响?

山口答：

包孕子句「山田さんは社長になれる」里面没有疑问词，所以前面的「か」是没有必要的。不过，「山田さんが社長になれるかどうかを知りたい」「山田さんは社長になれるかなと思っている」等包孕子句表示疑问的时候，前面的「か」就必要了。

徐爱红老师发言：

其实，宋同学举的例子中的两个「か」的性质不一样。前面的「か」表示疑问；后面的「か」表示对听话者的提问。

山口发言：

例(1)“张三以为李四买了什么?/張三は李四が何を買ったかと思っていますか?”是特指问；而例(3)“张三知道李四买了什么吗?/張三は李さんが何を買ったかか知っていますか?”是是非问。这两个句子末尾的「か」的性质确实不同。

邱雅芬老师问：

有关第二讲，日语歧义句的问题：

听了今天的讲演，我觉得日语是比汉语更倾向于依靠语音因素来决定语意的语言。不知别人同意否。

山口答：

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不过，汉语里确实有只依靠语音很难辨别的句子。比如说：“张三也教过法文。”这样的句子，实际上有三个不同意思。

- ① 李四教过法文，张三也教过法文。<李四はフランス語を教えたことがあり、張三もフランス語を教えたことがある>
- ② 张三教过英文，也教过法文。<張三は英語を教えたことがあり、フランス語も教えたことがある>
- ③ 张三学过法文，也教过法文。<張三はフランス語を学んだことがあり、フランス語を教えたこともある>

就是说，副词“也”所能修饰的对象有三个可能。我曾经问过几个中国人，这三个不同句义能否依靠重音等语音手段区分开来。不过，他们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从这一点来说，日语还算是比汉语更倾向于依靠语音因素来决定语意的语言。

2014. 12. 26 講演结束后的问答:

谢崇宁老师问:

我比较支持“认知语言学”的观点。从认知语言学的观点来看,生成语法对“游离数量词”的分析好像缺乏“逻辑性”的观点。比较以下两个句子时:

①今日はデパートで1本傘を買った。

②今日はデパートで傘を1本買った。

我觉得这两个句子的区别不在修饰上,而在逻辑上。不过,不管支持哪个语言理论,“生成”和“认知”两派要共同协力才对。

山口答:

谢崇宁老师说得完全对。虽然“生成”和“认知”两派的关系不一定好,但是,双方都认为互相切磋,共同协力非常重要。生成语法往往比喻成物理的实验。在物理的实验里,先假定理想的实验状态。比如说,在物体落下运动的实验时,暂时不考虑空气抵抗的存在。生成语法分析语言时,也同样排除种种语用上的因素,在一种最理想的语言环境里进行研究。不过,真正的语言现象有很多语用上的因素的,所以我也同意谢老师的看法,就是“生成”和“认知”两派共同协力,语言研究才能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下去。

谭甜甜同学问:

不及物动词可以分成“非作格动词”和“非宾格动词”两类的话,像“起风了”这样的句子里的动词可以分成哪种类型的不及物动词呢?还有,在“起风了”这样的句子里发生“游离数量词”现象的话,它的具体形象是什么样的?

山口答:

笼统地说,非作格动词以“自主动词”为多,而非宾格动词以“非自主动词”为多。从这观点来判断,因为“起风了”表示的是自然现象,是一种不自主的动词,所以“起”属于非宾格动词。在“起风了”这样的句子里发生游离数量词的时候,它的具体形象是“风起了两次”这样的句子。“起风了”可以看成生成在宾语位置的非宾格动词的主语没有提升到主语位置,反而留在宾语位置的例子。

索引

A

Aux(iliary)=能愿动词(助動詞) 131 →助动词

B

把字句(把字句・処置式文) 155

半相容(半分許容) 129

包孕子句(埋め込み補文) 131, 132, 147, 153

表面上的移位(表面上の移動/overt movement) 144 →显性移位

标准理论(標準理論/standard theory) 124

宾格(目的格) 131

宾语(目的語) 131

宾语提前(目的語前置) 155

部分否定(部分否定) 128, 136 →完全否定

不及物动词(自動詞) 159

不相容(不許容) 129

补语(補語) 154 →数量补语

C

c 统制(c 統御/c-command) 157, 162 →相互 c 统制

C(omplementizer)=功能语(機能語・補文標識) 127

层次结构(階層構造) 124

常识(常識) 129, 171, 173

陈述句(陳述文・平叙文) 140, 143, 146

抽象格(抽象格) 161

D

代动词(代動詞) 135

低位名词短语(低位の名詞句) 160, 162

动词拷贝(動詞のコピー) 155

对比(対比) 134

对比化(対比化) 134

F

范围标尺(範囲尺度) 129

非宾格动词(非対格動詞／unaccusative verb) 156, 159, 167

非宾格假设(非対格(性の)仮説／unaccusative hypothesis) 156, 159

非述实谓语(非叙述述語) 141 →述实谓语

非自主动词(非意思動詞) 175 →自主动词

非作格动词(非能格動詞／unergative verb) 159, 163

分叉节点(枝分かかれ接点) 157, 165, 168

否定词(否定詞) 127 →Neg

副词性成分(副詞的成分) 127, 131, 153

## G

GB 理論(GB 理論) 142 →管辖与约束理论

高位名词短语(高位の名詞句) 160, 162

格式过滤(格フィルター／case filter) 161

格助词(格助詞) 131

功能语(機能語・補文標識) 127, 142, 143 →C(omplementizer)

共现(共起) 130, 137

管辖与约束理论・管约论(GB 理論／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 124 →GB 理論

## I

I(nflection)=屈折词(屈折辞) 127

## J

及物动词(他動詞) 159, 163

系助词(系助詞) 134

间接宾语(間接目的語) 165

焦点(焦点) 136

焦点化(焦点化) 137

介词短语(介詞句、前置詞句) 157

结构层次(構造階層・階層構造) 127, 131, 133, 137 →层次结构

姐妹(关系)(姉妹(関係)) 157, 162

句法手段(統語手段) 134

## K

看不见的移位(見えない移動／covert movement) 144, 148 →隐性移位

宽域解释(ワイドスコープ解釈／wide scope) 128 →窄域解释

L

量词浮游(数量詞遊離／quantifier float) 153 →游离数量词

M

明显的移位(明らかな移動／overt movement) 148 →表面上的移位,显性移位,隐性移位

N

能愿动词(助動詞・能願動詞) 130 →Aux

Neg(ation)=否定词(否定詞) 127

O

OV 词序(OV 語順) 125

Q

歧义(多義) 127, 137, 153

前提(前提) 141

屈折词(屈折辭) 127 →I(nflection)

全相容(全許容) 129

R

认知语言学(認知言語学) 174

S

上下文(文脈) 171, 173 →语境

世界创造性(世界創造性) 141, 172

施事主语(動作主主語) 159

受事主语(受け手主語) 159

数量补语(数量補語) 154 →补语

述实谓语句(叙述述語) 141 →非述实谓语句

树形图(樹形図／tree diagram) 124, 132, 134, 145, 163

T

提升(繰り上げ・上昇／raising) 128, 132, 134, 145, 160

Top(ic)=主题(主題・話題) 133 →主题



V

VO 词序(VO 語順) 125

W

wh 移位(wh 移動) 142

完全否定(全否定) 128, 136 →部分否定

X

X 标杆模式(X バー理論・X バー規約/x-bar theory) 125

下标(下付き指標) 142, 162

辖域(作用域・スコープ/scope) 127

显性移位(明らかな移動/overt movement) 151 →明显的移位, 表面上的移位, 隐性移位

先行语(先行詞/antecedent) 154, 156, 164, 165, 167, 168, 169

项(項/argument) 163

相互 c 统制(相互 c 統御/mutual c-command requirement) 156 →c 统制

Y

言谈效果(談話効果) 134

移位(移動/movement) 143, 144, 147, 160

移位范围(移動の範囲) 147

疑问代词(疑問代名詞) 148

疑问范围(疑問の範囲) 141, 148

疑问句(疑問文) 140, 141, 147

疑问成分(疑問成分) 140

隐性移位(目に見えない移動/covert movement) 151 →看不见的移位, 显性移位

游离数量词(遊離数量詞/floating quantifier) 153 →量词浮游

语迹(痕跡/trace) 127, 142, 156, 162, 168

语境(文脈) 129 →上下文

语气助词(語気助詞) 140, 147

语意解释(意味解釈) 144, 147, 148, 151

语音手段(音声手段) 134, 174

语音因素(音声要素) 174

语用概念(語用(論的な)概念) 134

Z

窄域解释(ナロースコープ解釈/narrow scope) 128 →宽域解释

- 指称相同(同一指標) 142
- 直接宾语(直接目的語) 164
- 支配(支配(する)) 134, 136, 137, 157
- 中间投射(中間投射) 127 →最大投射
- 重音(ストレス/stress) 128
- 终助词(終助詞) 148, 151
- 助动词(助動詞/能願動詞) 143 →Aux
- 主格(主格) 131
- 主句动词(主文動詞) 140
- 主题(主題・話題) 133 →Top
- 主语(主語) 131
- 主要语(主要部 head) 127
- 自主动词(意志動詞) 175 →非自主动词
- 最大投射(最大投射) 127 →中间投射
- 最简方案(極小主義理論・ミニマリストプログラム/minimalist program) 124